

程



紅樓夢卷七十六

第七十六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凸碧堂品笛感淒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話說賈赦賈政帶領賈珍等散去不題且說賈母這裡命將圍屏撤去兩席併作一席衆媳婦另行擦桌整菓更杯洗箸陳設一番賈母等都添了衣盥漱吃茶方又坐下團團圍繞賈母看時寶釵姊妹二人不在內坐知他家去圓月且李紈鳳姐二人又病少了這四個人便覺冷清了好些賈母因笑道往年你老爺們不在家偕們越發請過姨太太來大家賞月却十分熱鬧忽一時想起你老爺來又



不免想到母子夫妻兒女不能一處也都沒興及至今年  
你老爺來了正該大家團圓取樂又不便請他們娘兒來  
說笑說笑況且他們今年又添了兩口人也難丟了他們  
跑到這裡來偏又把鳳了頭病了有他一人來說說笑笑  
還抵得十個人的空兒可見天下事總難十全說畢不覺  
長歎一聲隨命拿大杯來斟熱酒王夫人笑道今日得母  
子團圓自比往年有趣往年娘兒們雖多終不似今骨肉  
齊全的好賈母因笑道正是爲此所以我纔高興拿大杯  
來吃酒你們也換大杯纔是邢夫人等只得換上大杯因  
夜深體乏且不能勝酒未免都有些倦意無奈賈母興猶

未闌只得陪飲賈母又命將瓊瑤鋪在階上命將月餅西  
瓜菓品等類都叫搬下去命了頭媳婦們也都團團圍坐  
賞月賈母因見月至天中比先越發精彩可愛因說如此  
好月不可不聞笛因命又將十番上女子傳來賈母道音  
樂多了反失雅致只用吹笛的遠遠的吹起來就散了說  
畢剛纔去時只見跟邢夫人的媳婦走來向邢夫人說了  
兩句話賈母便問什麼事邢夫人便回說方纔大老爺出  
去被石頭絆了一下歪了腿賈母聽了忙命了兩個婆子  
快看去又命邢夫人快去邢夫人遂告辭起身賈母便又  
說珍哥媳婦也趁着便就家去罷我也就睡了尤氏笑道



我今日不回去了定要和老祖宗吃一夜賈母笑道你們小夫妻家使不得今日不要團圓團圓如何爲我擔擱了尤氏紅了臉笑道老祖宗說的我們太不堪了我們雖是年輕已經二十來年的夫妻也算四十歲的人了况且孝服未滿陪着老太太頑一夜是正理賈母聽說道這話狠是我倒也忘了孝服未滿可憐你公公已死了二年多了可是我倒忘了該罰我一大杯既這樣就別送竟陪着我罷叫蓉兒媳婦送去就順便回去罷尤氏笑說了賈蓉媳婦答應着送出邢夫人一同至大門各自上車回去不在話下這裡衆人賞了一回桂花又入席換煖酒來正說着

閑話猛不防那壁相桂花樹下嗚咽攸揚吹出笛聲來趁着這明月清風天空地靜真令煩心頓釋萬慮齊除肅然危坐默然相賞聽約兩盞茶時方纔止住大家稱贊不已於是遂又斟上煖酒來賈母笑道果然好聽麼衆人笑道實在可聽我們也想不到這樣須得老太太帶領着我們也得開些心兒賈母道這還不大好須得揀那好曲譜越慢慢的吹來越好聽便命斟一大杯酒送給吹笛之人慢慢的吃了再細吹一套來媳婦們答應了方送去只見方纔看賈赦的兩個婆子回來說瞧了右腳面上白腫了好些如今調服了藥疼的好些了也無甚大關係賈母點頭



歎道我也太操心打緊說我偏心我反這樣說着鴛鴦拿巾兒與大斗篷來說夜深了恐露水下了風吹了頭坐坐也該歇了賈母道偏今兒高興你又來催難道我醉了不成偏到天亮因命再斟酒來戴上兜巾一面披了斗篷大家陪着又飲說些笑話只聽桂花陰裡發出一縷笛音來果然此先越發淒涼大家都寂然而坐夜靜月明賈母不禁傷心衆人忙陪笑發語解釋又命換酒止笛尤氏笑道我也就學了一個笑話與老太太解解悶賈母勉強笑道這樣更好快說來我聽尤氏乃說道一家子養了四個兒子大兒子只一個眼睛二兒子只一個耳朵三兒子只一

個鼻子四兒子到都齊全偏又是個啞吧正說到這裡只見席上賈母已朦朧雙眼似有睡去之態尤氏就住了口和王夫人輕輕叫請賈母安歇賈母便睜眼笑道我不困白閉閉眼養神你們只管說我聽着呢王夫人等道夜已深了風露也大請老太太安歇罷了明日再賞十六月色也好賈母道甚麼時候王夫人笑道已交四更他們姊妹們熬不過都去睡了賈母聽說細看了一看果然都散了只有探春一人在此賈母笑道也罷你們也熬不慣況且弱的弱病的病去了倒省心只是三了頭可憐尙還等着你也去罷我們散了說着便起身吃了一口清茶便坐竹



椅小轎兩個婆子搭起眾人圍隨出園去了不在話下這  
裡衆媳婦收拾盃盤却少了一個細茶盃各處尋覓不見  
又問衆人必是失手打了摺在那裡告訴我拿了磁瓦去  
交收是証見不然又說偷起來了衆人都說沒有打碎只  
怕跟姑娘的人打了也未可知你細想想或問問他們去  
一語便提甦了那媳婦笑道是了那一會記得是翠縷拿  
着的我去問他說着便找時剛到了甬道就遇見紫鵲翠  
縷來了翠縷便問道老太太散了可知我們姑娘往那裡  
去了這媳婦道我來問你要一個茶鍾那裡去了你倒問  
我要姑娘翠縷笑道我因倒茶給姑娘吃的展眼回頭就

連姑娘也沒了那媳婦道太太纔散都睡覺去了你不知  
那裡頑去了還不知道呢翠縷和紫鵲道斷乎沒有悄悄  
睡去之裡只怕在那裡走了一走如今老太太走了趕過  
前邊送去也未可知我們且往前邊找去有了姑娘自然  
你的茶鍾也有了你明日一早再找罷有甚麼忙的媳婦  
笑道有了下落就不必忙了明兒和你耍罷說畢回去查  
收傢伙這裡紫鵲和翠縷便往賈母處來不在話下原來  
黛玉和湘雲二人並未去睡只因黛玉見賈府中人許多  
賞月賈母猶歎人少又提寶釵姐妹家去母女弟兄自去  
賞月不覺對景感懷自去倚欄垂淚寶玉近因晴雯病勢



甚重諸務無心只王夫人再四遣他去睡他從此去了探  
春又因近日家事惱着無心遊玩雖有迎春惜春二人偏  
又素日不大甚合所以只剩湘雲一人寬慰他因說你是  
個明白人還不自己保養可恨寶姐姐琴妹妹天天說親  
道熱早已說今年中秋大家要一處賞月必要起詩社大  
家聯句到今日便棄了偕們自己賞月去了社也散了詩  
也不做了倒是他們父子叔姪縱橫起來你可知宋太祖  
說得好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他們不來偕們兩個人  
竟聯起句來明日羞他們一羞黛玉見他這般勸慰也不  
肯負他的豪興因笑道你看這裡這等人聲嘈雜有何詩

興湘雲笑道這山上賞月雖好總不及近水賞月更妙你  
知道這山坡底下就是池沿山凹裡近水一個所在就是  
凹晶館可知當日蓋這園子就有學問這山之高處就叫  
凸碧山之低窪近水處就叫凹晶這凸凹二字歷來用的  
人最少如今直用作軒館之名更覺新鮮不落窠臼可知  
這兩處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高一矮一山一水竟是特  
因玩月而設此處有愛那山高月小的便往那裡來有愛  
那皓月清波的便往那裡去只是這兩個字面念作窪拱  
二音便說俗了不大見用只陸放翁用了一個凹字古硯  
微凹聚墨多還有人批他俗豈不可笑黛玉道也不祇放



翁纔用古人中如用者太多青苔賦東方朔神異經以致  
畫記上云張僧繇畫一乘寺的故事不可勝舉只是今人  
不知悞作俗字用了寶和你說罷這兩個字還是我擬的  
呢因那年試寶玉寶玉擬未妥我們擬寫出來送與大姐  
姐瞧了他又帶出來命給與舅舅瞧過所以都用了如今  
偕們就往凹晶館去說着二人同下山坡只一轉灣就是  
池沿上一帶竹欄相接直通着那藕香榭的路徑只有兩  
個婆子上夜因知在凸碧山莊賞月與他們無干早已息  
燈睡了黛玉湘雲見息了燈都笑道倒是他們睡了好偕  
們就在捲篷底下賞這水月如何二人遂在兩個竹墩上

坐下只見天上一輪皓月池中一個月影上下爭輝如直  
身於晶宮鮫室之內微風一過粼粼然池面皺碧疊紋真  
令人神氣清爽湘雲笑道怎得這會子上船吃酒倒好要  
是我家裡這樣我就立刻坐船了黛玉道正是古人常說  
的事若求全何所樂據我說這也罷了偏要坐船起來湘  
雲笑道得隴望蜀人之常情正說間只聽笛韻悠揚起來  
黛玉笑道今日老太太太高興了這笛子吹得有趣到  
是助偕們的興趣了偕兩個都愛五言就還是五言律  
罷湘雲道限何韻黛玉笑道偕們數這個欄桿上的直棍  
這頭到那頭爲止他是第幾棍就是第幾韻湘雲笑道這



倒別緻於是二人起身便從頭數至盡頭止十三根湘雲道偏又是十三元了這個韻可用的少作排律只怕牽強不能壓韻呢少不得你先起一句罷了黛玉笑道倒要試試偕們誰強誰弱只是沒有紙筆記湘雲道明兒在寫只怕這一點聰明還有黛玉道我先起一句現成的俗語罷因念道

三五中秋夕

湘雲想了一想道

清遊擬上元

撒天箕斗燦

林黛玉笑道

匝地管絃繁

幾處狂飛盞

湘雲笑道這一句幾處在飛盞有些意思這倒要對的好呢想了一想笑道

誰家不起軒

輕寒風剪剪

黛玉道好對比我的卻好只事這句又說俗話了就該加勁說去纔是湘雲笑道詩多韻險也要鋪陳些纔是總有好的且留在後頭黛玉笑道到後頭沒有好的我看你羞不羞因聯道

良夜景暄暄

爭餅嘲黃髮

湘雲笑道這句不好杜撰用俗事來難我了黛玉笑道我



說你不曾見過書呢吃餅是舊典唐書唐志你看了來再說湘雲道也難不倒我也有了因聯道

分瓜笑綠媛 香新榮玉桂

黛玉道這可是實實你的杜撰了湘雲笑道明日偕們對查了出來大家看看這會子別就擱工夫黛玉笑道雖如此下句也不好不犯又用玉桂金蘭等字樣來塞責因聯道

色健茂金萱 熾燭輝瓊宴

湘雲笑道金萱二字便宜了你省了多少力這樣現成的韻被你得了只不犯着替他們頌聖去況且下句你也是

塞責了黛玉笑道你不說玉桂我難道強對個金萱罷再也要鋪陳些富麗方是卽景之實事湘雲只得又聯道

觥籌亂綺園 分曹尊一令

黛玉笑道下句好只難對些因想了一想聯道

射覆聽三宣 散彩紅成點

湘雲笑道三宣有趣竟化俗成雅了只是下句又說上骰子少不得聯道

傳花鼓盪喧 晴光搖院宇

黛玉笑道對得卻好下句又溜了只管拿些風月來塞責湘雲道究竟沒說到月上也要點綴點綴方不落題黛玉



道且姑存之明日再斟酌因聯道

素彩接乾坤

賞罰無賓主

湘雲道又到說他們做甚麼不如說咱們因聯道

聯吟序仲昆

搆思時倚檻

黛玉道這可以入上你我了因聯道

擬句或依門

酒盡情猶在

湘雲說道這時候了乃聯道

更殘樂已闕

漸聞語笑寂

黛玉說道這時候可知一步難似一步了因聯道

空剩雪霜痕

塔露團朝菌

湘雲道這一句怎麼一韻讓我想因起身負手想了一

想笑道設了幸而想出一個字來不然幾乎敗了因聯道

庭烟歛夕櫺

秋湍瀉石髓

黛玉聽了不禁也起身叫妙說這促狹鬼果然留下好的

這曾子方說櫺子虧你想得出湘雲道幸而昨日看歷朝

文選見了這個字我不知何樹因要查一查寶姐姐說不

用查這就是如今俗叫做朝開夜合花我信不及倒底查

了一查果然不錯看來寶姐姐知道的竟多黛玉笑道櫺

字用在此時更恰也還罷了只是秋湍一句虧你好想只

這一句別的全都要抹倒我少不得打起精神來對這一句



只是再不能似這一句了因想了一想道

風葉聚雲根 寶婺情孤潔

湘雲道這對得也還好只是這一句你也溜了幸而是景

中情不單用寶婺來塞責因聯道

銀蟾氣吐吞 藥催靈兔搗

黛玉不語點頭半日隨念道

人向廣寒奔 犯斗邀牛女

湘雲也望月點首聯道

乘槎訪帝孫 盈虛輪莫定

黛玉道對句不好合拿下句推開一步倒還是急脈緩灸

法因又聯道

晦朔魄空存 壺漏聲將涸

湘雲方欲聯詩黛玉指池中黑影與湘雲看道你看那河

裡怎麼像個人到黑影裡去了敢是個鬼湘雲笑道可是

又見鬼了我不怕鬼的等我打他一下因灣腰拾了一

塊小石片向那池中打去只聽打得水响一個大圓圈將

月影激蕩散而復聚者幾次只聽那黑影裡憂的一聲卻

飛起一個白鶴來直往藕香榭去了黛玉笑道原來是他

猛然想不到反嚇了一跳湘雲笑道正是這個鶴有趣到

助了我了因聯道



燈燭已昏

寒塘渡鶴影

林黛玉聽了又叫好又跺足說了不得這鶴真是助他的了這一句更比秋湍不同叫我對甚麼纔好影字只有一個魂字可對况且寒塘渡鶴何等自然何等現成本來有景且又新鮮我竟要擱筆了湘雲笑道大家細想想就有不然就放看明日再聯也可黛玉只看天不理他半日猛然笑道你不必誇嘴我也有了你聽聽因對道

冷月葬詩魂

湘雲拍手贊道果然好極非此不能對好個葬詩魂因又歎道詩固新奇只是太頹喪了些你現病着不該過於作

此淒清奇謫之語黛玉笑道不如此如何壓倒你只爲用工在這一句了一語未了只見欄外山石後轉出一個人來笑道好詩好詩果然太悲涼了不必再往下做若底下只這樣去反不顯這兩句了到弄得堆砌牽強二人不防倒嚇了一跳細看時不是別人卻是妙玉二人皆咤異因問你如何到了這裡來妙玉笑道我聽見你們大家賞月又吹得好笛我也出來玩賞這清池皓月順腳走到這裡忽聽見你們兩個吟詩更覺清雅異常故此就聽住了只是方纔聽見這一首中有幾句雖好只是過於頹敗淒楚此亦關人之氣數而有所所以我出來止住如今老太太都



已早散了滿園的人想俱已睡熟了。你兩個了頭還不知在那裡找呢。你們也不怕冷了。快同我來到我那裡去吃杯茶。只怕就天亮了。黛玉笑道：「誰知道就這個時候了。」三人遂一同來至櫳翠菴中。只見龕焰猶清，爐香未盡。幾個老嫗也都睡了。只有小了頭在蒲團上垂頭打盹。妙玉喚他起來現烹茶。忽聽扣門之聲了。鬟忙去開門看時，卻紫鵲翠縷與幾個老嫗來找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因都笑道：「要我們好找。一個園裡走遍了，連姨太太那裡都找到了。那小亭裡找時可巧那裡上夜的正睡醒了。我們問他們，他們說方纔亭外頭棚下兩個人說話。」

後來又添了一個人聽見說大家往菴裡去，我們就知道是這裡了。妙玉忙命了鬟引他們到那邊去坐着歇息。吃茶自卻取了筆硯紙墨出來，將方纔的詩命他二人念着。遂從頭寫出來。黛玉見他今日十分高興，便笑道：「從來沒見你這樣高興，我也不敢唐突請教，這還可以見教否？若不堪時，便就燒了。若或可改，即請改正。改正妙玉笑道：「也不敢妄評，只是這纔有二十二韻，我意思想着你二位警句已出，再續時到恐後力不加。我竟要續貂，又恐有玷。黛玉從沒見妙玉做過詩，今見他高興如此，忙說果然如此。我們雖不好，亦可以帶好了。妙玉道：「如今收結到底還歸。」



到本來面目上去要只管丟了真情真事且去搜奇檢怪  
一則失了僧們的閨閣面目二則也與題目無涉了林史  
二人皆道極是妙玉提筆一揮而就遞與他二人道休要  
見笑依我必須如此方番轉過來雖前頭有淒楚之句亦  
無甚碍了二人接了看時只見他續道

香篆銷金鼎

冰脂膩玉盆

簫增嫠婦泣

衾倩侍兒溫

空帳悲金鳳

閒屏散彩鴛

露漫苔更滑

霜重竹難捫

猶步榮紆沼

還登寂歷原

石奇神鬼縛

木怪虎狼蹲

鼎履朝光透

杲恩露曉屯

振林千樹鳥

啼谷一聲猿

岐熟焉忘徑

泉知不問源

鐘鳴權翠寺

雞唱稻香村

有興悲何極

無愁意豈煩

芳情只自遣

雅趣向誰言

徹旦休云倦

烹茶更細論

後書右中秋夜大觀園卽景聯句三十五韻黛玉湘雲二  
人稱贊不已說可見我們天天是捨近求遠現有這樣詩



人在此却天天去紙上談兵妙玉笑道明日再潤色此時已天明了到底也歇息歇息纔是林史二人聽說忙起身告辭帶領了鬟出來妙玉送至門外看他們去遠方掩門進來不在話下這裡翠縷向史湘雲道大奶奶那裡還有人等着偕們睡去呢如今還上那裡去好湘雲笑道你順路告訴他們去叫他們去罷我這一去未免驚動病人不如鬧林姑娘去罷說着大家走至蕭湘館中有一半人已睡去二人進去方卸粧寬衣盥洗已畢方上牀安歇紫鵲放下綃帳移燈掩門出去誰知湘雲有擇席之病雖在枕上只是睡不着黛玉又是個心血不足常常失眠的今日

又錯過困頭自然也是睡不着二人在枕上翻來覆去黛玉因問道怎麼還不睡着湘雲微笑道我有個擇席的病況且走了困只好躺躺兒罷你怎也睡不着黛玉歎道我這睡不着也並非一日了大約一年之中通共也只好睡十夜滿足的湘雲道你這病就怪不得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評曰

賈赦回家絆跌亦是將敗之兆

賈珍夜宴鬼聲悲歎賈母賞月笛音淒楚深淺不同

其不吉之徵無異



尤氏說笑話因賈母打盹中止亦是變換筆法  
借不見茶杯引起林史二人往凹晶館看月聯句可  
見賈母打盹姊妹先散情形

聯句一節是詩社結局餘波

寒塘鶴影引出妙玉來

妙玉足成三十五韻是做昌黎怪道士傳文法

借妙玉口中說出氣數使然後文已躍躍筆端

紅樓夢卷七十六終

紅樓夢卷七十七

第七十七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俏了鬢抱屈天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話說王夫人見中秋已過鳳姐病也比先減了雖未全愈  
然亦可以出入行走得了仍命大夫每日診脈服藥又開  
了丸藥方來配調經養榮丸因用上等人參二兩王夫人  
即時翻尋了半日只向小匣內尋了幾枝簪挺粗細的王  
夫人看了嫌不好命再找去又找了一大包鬚末出來王  
夫人焦燥道用不着偏有但用着了再找不着成日家我  
叫你們查一查多歸攏一處你們自不聽就隨手混摻彩



雲道想是沒了就只有這個上次那邊的太太來尋了去了王夫人道沒有的話你再細找找彩雲只得又去找尋拿了幾包藥材來說我們認不得這個請太太自看除了這個沒有了王夫人打開看時也都忘了不知都是甚麼並沒有一枝人參因一面遣人去問鳳姐有無鳳姐來說也只有些參膏蘆鬚雖有幾根也不是上好的每日還要煎藥裡用呢王夫人聽了只得向邢夫人那裡問去說因上次沒了纔往這裡來尋早已用完了王夫人沒法只得親身過來請問貴母貴母忙命鴛鴦取出當日餘的來竟還有一大包皆有手指頭粗細不等遂秤了二兩與王夫

人王夫人出來交與周瑞家的拿去就令小廝送與醫生家去又命將那幾包不能辨的藥也帶了去命醫生認了各包號上一時周家的又拿了進來說這幾樣都各包號上名字了但那一包人參固然是上好的只是年代太陳這東西比別的大不同憑是怎樣好的只過一百年後便自己成了灰了如今這個雖未成灰然已成了糟朽爛木也沒有力量的了請太太收了這個倒不拘粗細多少再換些新的王夫人聽了低頭不語半日纔說這可沒法了只好去買二兩來罷也無心看那些只命都收了罷因問周瑞家的你就去說給外頭人們揀好的換二兩黨或一



時老太太問你們只說是用的老太太的不必多說周瑞家的方纔要去時寶釵因在坐乃笑道姨娘且住如今外頭人參都沒有好的雖有全枝他們也必截兩三段鑲嵌上蘆泡鬚枝攪勻了好賣看不得粗細我們鋪子裡常與參行交易如今我去和媽媽說了哥哥去托個夥計過去和參行裡要他二兩原枝來不妨借們多使幾兩銀子也得了好的王夫人笑道倒是你明白但是還得你親自走一輪纔能明白於是寶釵去了半日回來說已遣人去趕晚就有回信的明日一早去配也不遲王夫人自是喜悅因說道賣油的娘子水梳頭自來家裡有的給人多少這

會子輪到自家用反倒各處尋去說畢長歎寶釵笑道這東西雖然值錢總不過是藥原該濟衆散人纔是僧們比不得那沒見世面的人家得了這個就珍藏密斂的王夫人點頭道你這話也是一時寶釵去後因見無別人在室遂喚周瑞家的問前日園中搜檢的事情可得下落周瑞家的是已和鳳姐商議停妥一字不隱遂回明王夫人王夫人吃了一驚想到司棋係迎春了頭乃是那邊的人只得令人去回邢氏周瑞家的回道前日那邊太太嗔着王善保家的多事打了幾個嘴巴子如今他也裝病在家不肯出頭了况且又是他外甥女兒自己打了嘴他只好撻



個忘了日久平服了再說如今我們過去回是恐怕又多  
心倒像僭們多事的不如直把司棋帶過去一並連贓証  
都與那邊太太瞧了不過打一頓配了人再指個了頭來  
豈不省事如今白告訴去那邊太太再推三阻四的又說  
既這樣你太太就該料理又來說甚麼了豈不倒耽擱了  
儻或那了頭瞅空兒尋了死反不好了如今看了兩三天  
都有些偷懶儻一時不到豈不倒弄出事來王夫人想了  
一想說這也到是的快辦了這一件再辦僭們家的那些  
妖精周瑞家的聽說會齊了那邊幾個媳婦先到迎春房  
裡回明迎春迎春聽了含泪似有不捨之意因前夜之事

了頭們悄悄說了原故雖數年之情難捨但事關風化亦  
無可如何了那司棋亦曾求了迎春實指望能救只是迎  
春語言遲慢耳軟心活是不能作主的司棋見了這般知  
不能免因跪着哭道姑娘好狠心哄了我這兩日如今怎  
麼連一句話也沒有周瑞家的說道你還要姑娘留你不  
成便留下你也難見園裡的人了依我們的好話快快收  
了這樣子倒是人不知鬼不覺的去罷大家體面些迎春  
手裡拿着一本書正看呢聽了這話書也不看話也不答  
只管扭着身子呆呆的坐着周瑞家的又催道這麼大女  
孩兒自己作的還不知道把姑娘都帶的不好看你還敢



緊着纏磨他迎春聽了方發話道你賺入畫也是幾年的  
怎麼說出就去了自然不止你兩個想這園裡凡大的都  
要去呢依我說將來總有一散不如各人去罷周瑞家的  
道所以到底是姑娘明白明兒還要打發的人呢你放心  
罷司棋無法只得含泪與姑娘磕頭和眾人告別又向迎  
春耳邊說好歹打聽我受罪替我說個情兒就是主僕一  
場迎春亦含泪答應放心於是周瑞家的等人帶了司棋  
出去又有兩個婆子將司棋所有的東西都與他拿着走  
了沒幾步只見後頭綉橘趕來一面也擦着泪一面遞與  
司棋一個絹包說這是姑娘給你的主僕一場如今一旦

分離這個與你作個想念罷司棋接了不覺大哭起來了  
又和綉橘哭了一回周瑞家的不耐煩只管催促二人只  
得散了司棋因又哭告道嬌子大娘們好歹畧狗個情兒  
如今且歇一歇讓我倒相好姊妹跟前辭一辭也是幾年  
我們相好一場周瑞家的等人皆各有事做這些事便是  
不得已了况且又深恨他們素日大樣如今那裡工夫聽  
他的話因冷笑道我勸你去罷別拉拉扯扯的了我們還  
有正經事呢誰是你一個衣胞裡爬出來的辭他們做甚  
麼你不過換一會是一會難道算了不成依我說快走罷  
一面說一面總不住脚直帶着後角門出去司棋無奈又



不敢再說只得跟了出來可巧正值寶玉從外頭進來一見帶了司棋出去又見後面又抱着些東西料着此去再不能來了因聞得上夜之事又晴雯的病亦因那日加重細問晴雯又不說是爲何今見司棋亦走不覺如散魂魄因忙攔住問道那裡去周瑞家的等皆知寶玉素昔行爲又恐嘮叨候事因笑道不干你事快念書去罷寶玉笑道姐姐們且站一站我有道理周瑞家的便道太太吩咐不許少捱時刻又有甚麼道理我們只知道太太的話管不得許多司棋見了寶玉因拉住哭道他們做不得主好歹求求太太去寶玉不禁也傷心含泪說道我不知你犯了

甚麼大事晴雯也氣病着如今你又要去了這却怎麼着好周瑞家的發躁向司棋道你如今不是副小姐了若不聽說我就打得你了別想往日有姑娘護着任你們做耗越說着還不好走如今有了小爺見面又拉拉扯扯成何體統那幾個婦人不由分說拉着司棋便出去了寶玉又恐他們去告舌恨得只瞪着他們看已走遠了方指着恨道奇怪奇怪怎麼這些人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賬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守園門的婆子聽了也不禁好笑起來因問道這樣說凡女兒個個是好的男人個個是壞的了寶玉點頭道不錯不錯正說着這幾



個老婆子走來忙說道你們小心傳齊了伺候着此刻太太親自到園裡查人呢又吩咐快叫怡紅院晴雯姑娘的哥嫂來在這裡等着領出他妹子去因又笑道阿彌陀佛今日天睜了眼把這個禍害妖精退送了大家清淨些寶玉一聞得王夫人進來親查便料道晴雯也保不住了早飛也似的趕了去所以後來趁愿之話竟未聽見寶玉及到了怡紅院只見一羣人在那裡王夫人在屋裡坐着一面怒色見寶玉也不理晴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如今現在炕上拉了下來蓬頭垢面兩個女人攙架起來去了王夫人吩咐把他貼身的衣服擲出去餘者留下給好的

了頭們穿又命把這裡所有的了頭們都叫來一一過目原來王夫人惟怕了頭們教壞了寶玉乃從襲人起以至於極小的粗細小了頭們個個親自看了一遍因問誰是和寶玉一日的生日本人不敢答應老嫗嫗指道這一個蕙香又叫做四兒的是同寶玉一日生日的王夫人細看了一看雖比不上晴雯一半卻有幾分水秀視其行止聰明皆露在外面且也打扮得不同王夫人冷笑道這也是個沒廉恥的貨他背地裡說的同日生日就是夫妻這可是你說的打諛我隔得遠都不知道呢可知我身子雖不大來我的心耳神意時時都在這裡難道我統共一個寶



玉就自放心憑你們勾引壞了不成這個四兒見王夫人說着他素日和寶玉的私語不禁紅了臉低頭垂淚王夫人卽命也快把他家人叫來領出去配人又問那芳官呢芳官只得過來王夫人道唱戲的女孩子自然更是狐狸精了上次放你們你們又不願去可就該安分守己纔是你就成精鼓搗起來調唆寶玉無所不爲芳官笑辨道並不敢調唆甚麼了王夫人笑道你還強嘴連你干娘都壓倒了豈止別人因喝命喚他干娘來領去就賞他外頭找個女婿罷他的東西一槩給他吩咐上年凡有姑娘分的唱戲女孩子一槩不許留在園裡都令其各人乾娘帶去

自行聘嫁一語傳出這些乾娘皆感恩趁願不盡都約齊與王夫人磕頭領去王夫人又滿室裡搜檢寶玉之物凡略有眼生之物一併命收捲起來拿到自己房裡去了因說這纔乾淨省得傍人口舌又吩咐襲人麝月等人你們小心往後再有一點分外之事我一槩不饒因叫人查看了今年不宜遷搬暫且挨過今年明年一並給我仍舊搬出去纔心淨說畢茶也不吃遂帶領家人又往別處去閱人按下不題且說寶玉只道王夫人不過來搜檢搜檢無甚大事誰知竟這樣雷嗔電怒的來了所責之事皆係平日私語一字不爽料必不能挽回的雖心下恨不能一死



但王夫人盛怒之際自不敢言一直跟送王夫人到沁芳亭王夫人命回去好生念念那些書仔細明兒問你纔已發下狠了寶玉聽如此話纔回來一路打算雖這樣犯舌况這裡事也無人知道如何就都說着了一面想一面進來只見襲人在那裡垂淚且去了第一等的人豈不傷心便倒在牀上大哭起來襲人知他心裡別的猶可獨有晴雯是第一件大事乃勸道咒也不中用你起來我告訴你晴雯已經好了他這一家去倒心淨養幾天你果然捨不得他等太太氣消了你再求老太太慢慢的叫進來也不難太太不過偶然聽了別人的閑言在氣頭上罷了寶玉

道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甚麼迷天大罪襲人道太太只賺他生的太好未免輕狂些太太是深知這樣美人是的人心裡是不能安靜的所以狠嫌他了像我們這粗粗笨笨的倒好寶玉道美人是的心裡就不安靜麼你那裡知道古來的美人安靜的多呢這也罷了僭們私自頑話怎麼也知道了又沒外人走風這可奇怪了襲人道你有甚麼忌諱的一時高興你就不管有人没人了我也曾使過眼色也曾遞過暗號被那人知道了你還不覺寶玉道怎麼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了單不挑出你和麝月秋紋來襲人聽了這話心內一動低頭半日無可回答因便笑



道正是此若論我們也有頑笑的去處怎麼太太竟忘了想是這有別的事尋完了再發放我們也未可知寶玉笑道你是頭一個出了名的至善至賢的人他兩個又是你陶冶教育的焉得有甚麼該罰之處只是芳官尙小過於伶俐未免倚強壓倒了人惹人厭四兒是我悞了他還是那年我和你拌嘴的那日起叫上來做細活的衆人見我待他好未免奪了地位也是有的故有今日只是晴雯也是和你們一樣從小在老太太屋裡過來的雖生的比人強也沒甚麼妨碍着誰的去處就只是他的性情爽利口角鋒芒究竟也沒得罪了那一個可是你說的想是他過

於生得好了反被這個好帶累了說畢復又哭起來襲人細揣此話直是寶玉有疑他之意竟不好再勸因歎道天知道罷了此時也查不出人來了白哭一會子也無益了寶玉冷笑道原是想他自幼姣生慣養的何常受過一日委屈如今是一盆纔透出嫩箭的蘭花送到猪圈裡去一般况又是一身重病裡頭一肚子悶氣他也没有親爹熱娘只有一個醉泥鰓姑舅哥哥他這一去那裡還等他一月半月再不能見一面兩面的了說着越發心痛起來襲人笑道可是你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我們偶說一妨碍的話就說不吉利你如今好好的咒他就該的了



寶玉道我不是妄口咒人今年春天已有兆頭的襲人忙問何兆寶玉道這塔上好好的一株海棠花竟無故死了半邊我就知道有壞事果然應在他身上襲人聽了又笑起來說我要不說又掌不住你也太婆婆媽媽的了這樣的話怎麼是你讀書的人說的寶玉歎道你們那裡知道不但草木凡天下有情有理的東西也和人一樣得了知已便極有靈驗的若用大題目比就像孔子廟前檜樹墳前的蒼草諸葛詞前的柏樹岳武穆墳前的松樹這都是堂堂正大之氣千古不磨之物世亂他就枯乾了世治他就茂盛了凡千年枯了又生的幾次這不是應兆麼若是

小題比就像楊太真沉香亭的木芍藥端正樓的相思樹王昭君墳上的長青草難道不也有靈驗所以這海棠亦是應着人生的襲人聽了這篇癡話又可笑又可嘆因笑道真真的這話越發說上我的氣來了那晴雯是個甚麼東西就費這樣心思比出這些正經人來還有一說他總然好也越不過我的次序去就是這海棠也該先來比我也還輪不到他想要我死的了寶玉聽說忙掩他的嘴勸道這是何苦一個未清你又這樣起來罷了再別提這事弄得去了三個又饒上一個襲人聽說心下暗想若不如此也沒個了局寶玉又道我還有一句話要和你商量



不知你肯不肯現在他的東西是瞞上不瞞下悄悄的送  
還他去再或有偕們當日積攢下的錢拿些出去給他養  
病也是你姊妹好了一場襲人聽了笑道你太把我看得  
忒小器又没人心了這話還等你說我纔把他的衣裳各  
物已打點下了放在那裡如今白日裡人多眼雜又恐生  
事且等到晚上悄悄的叫宋媽給他拿去我還有攢下的  
幾吊錢也給他去寶玉聽了點點頭兒襲人笑道我原是  
久已出名的賢人連這一點子好名還不會買去不成寶  
玉聽了他方纔的話陪笑撫慰他怕他寒了心晚間果遣  
宋媽送去寶玉將一切人穩住了便獨自得便到園子後

角門央一個老婆子帶他到晴雯家去先道婆子百般不  
肯只說怕人知道回了太太我還吃飯不吃飯無奈寶玉  
死活央告又許他些錢那個婆子方帶了他去却說這晴  
雯當日是賴大買的還有個姑舅哥哥叫做吳貴人都叫  
他貴兒那時晴雯纔得十歲時常賴嬖嬖帶進來賈母見  
了喜歡故此賴嬖嬖就孝敬了賈母過了幾年賴大又給  
他姑舅哥哥娶一房媳婦誰知貴兒一味膽小老實那媳  
婦却倒伶俐又兼有幾分姿色看看貴兒無能爲每日在  
家打扮的妖妖調調兩隻眼水汪汪的招惹的賴大家人  
如蠅逐臭漸漸做出些風流勾當來那時晴雯已在寶玉



房中他便央及了晴雯轉求鳳姐合賴大家的要過來目今兩口兒就在園子後角門外居住伺候園中買辦雜差這晴雯一時被攆出來住在他家那媳婦那裡有心腸照管吃了飯便自去串門子只剩下晴雯一人在外間屋內爬着寶玉命那婆子在外瞭望他獨掀起布簾進來一眼就看見晴雯睡在一領蘆席上幸而被褥還是舊日鋪蓋的心內不知自己怎麼纔好因上來含淚伸手輕輕拉他悄喚兩聲當下晴雯又因着了風又受了哥嫂的歹話病上加病嗽了一日纔朦朧睡了忽聞有人喚他強展雙眸一見是寶玉又驚又喜又悲又痛一把死攔住他的手哽

咽了半日方說道我只道不得見你了接着便嗽個不住寶玉也只有哽咽之分晴雯道阿彌陀佛你來得好且把那茶倒半盃我喝渴了半日叫半個人也叫不着寶玉聽說忙拭淚問茶在那裡晴雯道在爐台上寶玉看時雖有個黑煤烏嘴的弔子也不像個茶壺只得桌上去拿一個茶盃未到手先聞得油羶之氣寶玉只得拿了來先拿些水洗了兩次復用自己的絹子拭了聞了聞還有些氣味沒奈何提起壺來斟了半盃看時絳紅的也不大像茶晴雯扶枕道快給我喝一口罷這就是茶了那裡比得僭們的茶呢寶玉聽說先自己嚐了一嚐並無茶味鹹澀不堪



只得遞與晴雯只見晴雯如得了甘露一般一氣都灌下去了寶玉看看眼中泪直流下來連自己的身子都不知爲何物了一面問道你有甚麼說的趁着没人告訴我晴雯嗚咽道有甚麼說的不過換一刻是一刻換一日是一日我已知橫豎不過三五日的光景我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我雖生得比別人好些並沒有私情勾引怎麼一口死咬定了我是個狐狸精我今日既擔了虛名況且沒了遠限不是我說一句後悔的話早知如此我當日說到這裡氣往上咽便說不出來兩手已經冰冷寶玉又痛又急又害怕便歪在席上一隻手攥着他的手

一隻手給他輕輕的搥打着又不敢大聲的叫真真萬箭攢心兩三句話時晴雯纔哭出來寶玉拉着他的手只覺瘦如枯柴腕上猶戴着四個銀鐲因哭道除下來等好了再戴上去罷又說這一病好了又傷好些晴雯拭泪把那手用力拳回攔在口邊狠命一咬只聽咯吱一聲把兩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齊根咬下拉了寶玉的手將指甲攔在他手中又回手扎掙着連揪帶脫在被窩內將貼身穿着的一件舊紅綾小襖兒脫下遞給寶玉不相虛弱透了的入那裡禁得這樣抖搜早喘成一處了寶玉見了他這般已經會意連忙解開外衣將自己的襖兒褪下來蓋在他



身上却把這件穿上不及扣鈕只用外間衣服掩了剛繫腰時只見晴雯睜眼道你扶起我來坐坐寶玉只得扶他那裡扶得起好容易欠起半身晴雯伸手把寶玉的襖兒往自己身上拉寶玉連忙給他披上了拖着胳膊伸上袖子輕輕放倒然後將他的指甲裝在荷包裡晴雯哭道你去罷這裡腌臢你那裡受得你的身子要緊今日這一來我就死了也不枉擔了虛名一語未完只見他嫂子笑嘻嘻掀起簾來道好呀你兩個的話我已都聽見了又向寶玉道你一個做主子的跑到下人房裡來做甚麼看着我年輕長的俊你敢只是來調戲我麼寶玉聽見嚇得忙陪

笑央及道好姐姐快別大聲的他伏侍我一場我私自來瞧瞧他那媳婦兒點着頭兒笑道怨不得人家都說你有情有義兒的便一手拉了寶玉進裡間來笑道你要不叫我嚷這也容易你只是依我一件事說着便自己坐在炕沿上把寶玉拉在懷中緊緊的將兩條褪夾住寶玉那裡見過這個心內早突突的跳起來了急得滿面紅脹身上亂戰又羞又愧又怕又惱只說好姐姐別鬧那媳婦也斜了眼兒笑道吓成日家聽見你在女孩兒們身上用工夫怎麼今兒個就發起越來了寶玉紅了臉笑道姐姐撒開手有話俗們慢慢兒的說外頭有老媽媽聽見甚麼意思



呢那媳婦那裡肯放笑道我早進來了已經叫那老婆子去到園門口兒等着呢我等甚麼兒是的今日纔等着你了你要不依我我就嚷起來叫裡頭太太聽見了我看你怎麼樣你這麼個人只這麼大膽子兒我剛纔進來了好一會子在牕下細聽屋內只你兩個人我道有些個體己話兒這樣看起來你們兩個人竟還是各不相擾兒呢我可不能像他那麼傻說着就要動手寶玉急的死往外拽正鬧着只聽牕外有人問道晴雯姐姐在這裡住呢不是那媳婦子也嚇了一跳連忙放了寶玉這寶玉已經嚇怔了聽不出聲音外邊晴雯聽見他嫂子纏磨寶玉又急又

臊又氣一陣虛火也墳早昏暈過去那媳婦連忙答應着出來看不是別人却是柳五兒和他母親兩個抱着一個包袱柳家的拿着幾吊錢悄悄的問那媳婦道這是裡頭襲姑娘叫拿出來給你們姑娘的他在哪屋裡呢那媳婦兒笑道就是這個屋子那柳家的領着五兒剛進門來只見一個人影兒在屋裡一閃柳家的素知這媳婦子不安只打諒是他的私情人看見晴雯睡着了連忙放了帶着五兒往外走誰知五兒眼尖早已見是寶玉便問他母親道頭頭不是襲人姐姐那裡悄悄兒的找寶二爺呢嗎柳家的道曖喲可是忘了方纔老宋媽說見寶二爺出角門



來了門上還有人等着要關園門呢因回頭問那媳婦兒  
那媳婦兒自己心虛便道寶二爺那裡肯到我們這屋裡  
來柳家的聽說便要走這寶玉一則怕關了門二則怕那  
媳婦子進來又纏也顧不得甚麼了連忙撇了簾子出來  
道柳嫂子你等等我一路兒走柳家的聽了倒嚇了一大  
跳說我的爺你怎麼跑了這裡來那寶玉也不答言一直  
飛走那柳五兒道媽你快叫住寶二爺不用忙仔細冒冒  
失失被人碰見倒不好況且纔出來時襲人姐姐已經打  
發人留了門了說着趕忙同他媽來趕寶玉這裡晴雯的  
嫂子乾瞅着把個妙人走了却說寶玉跑進角門纔把心

放下來還是突突亂跳又怕五兒關在外頭眼巴巴瞅着  
他母女也進來了遠遠聽見裡邊嫵嫵正查人若再遲一  
步就闕了園門了寶玉忙進入園中且喜無人知道到了  
自己房內告訴襲人只說在薛姨媽家去的也就罷了一  
時舖牀襲人不得不問今日怎麼睡寶玉道不管怎麼睡  
罷了原來這一二年間襲人因王夫人看重了他越發自  
要尊重凡背人之處或夜晚之間總不與寶玉狎昵較先  
小時反倒踈遠了雖無大事辦理然一應針線並寶玉及  
諸小了頭出入銀錢衣履甚物等事也甚煩瑣且有吐血  
之症故近來夜間總不與寶玉同房寶玉夜間膽小醒了



便要喚人因晴雯睡臥驚醒故夜間一應茶水起坐呼喚之事悉皆委他一人所以寶玉外牀只是睡着晴雯他今去了襲人只得將自己鋪蓋搬來鋪設牀外寶玉發了一晚上的歎襲人催他睡下然後自睡只聽寶玉在枕上長吁短歎覆去翻來直至三更已後方漸漸安頓了襲人方放心也就朦朧睡着沒半盞茶時只聽寶玉叫晴雯襲人忙連聲答應問做甚麼寶玉因要吃茶襲人倒了茶來寶玉乃笑道我近來叫慣了他却忘了是你襲人笑道他乍來你也會睡夢中叫我的已後纔改了說着大家又睡下寶玉又翻轉了一個更次至五更方睡去時只見晴雯從

外走來仍是往日形景進來向寶玉道你們好生過罷我從此就別過了說畢翻身就走寶玉忙叫時又將襲人叫醒襲人還只當他慣了口亂叫却見寶玉哭了說道晴雯死了襲人笑道這是說那裡話被八聽着甚麼意思寶玉那裡肯聽恨不得一時天亮了就遣人去問信及至亮時就有王夫人房裡小了頭叫開前角門傳王夫人的話即時叫起寶玉快洗臉換了衣裳快來因今兒有人請老爺賞秋菊老爺因喜歡他前兒做的詩好故此要帶他們去這都是太太的話你們快告訴去立逼他快來老爺在上房裡等他們吃麪茶呢環哥兒已來了快快見的去罷我



叫蘭哥兒去了裡面的婆子聽一句應一句一面扣着鈕子一面開門襲人聽得叩門便知有事一面命人問時自己已起來了聽得這話忙催人來盥了洗臉水催寶玉起來梳洗他自去取衣因思跟賈政出門便不肯拿出十分出色的新鮮衣服來只揀那三等成色的來寶玉此時已無法只得忙忙前來果然賈政在那裡吃茶十分喜悅寶玉請了早安賈環賈蘭二人也都見過賈政命坐吃茶向環蘭二人道寶玉讀書不及你兩個論題聯和詩這種聰明你們皆不及他今日此去未免叫你們做詩寶玉須隨便助他們兩個王夫人自來不曾聽見這等考語真是意

外之喜一時候他父子去了方欲過賈母那邊來時就有芳官等三個乾娘走來回說芳官自前日蒙太太的恩典賞了出去他就瘋了似的茶飯都不吃勾引上藕官蕊官三個人尋死覓活只要剪了頭髮做尼姑去我只當是小孩子家一時出去不慣也是有的不過隔兩日就好了誰知越鬧越凶打罵着也不怕實在没法所以來求太太或是依他們做尼姑去或教導他們一頓賞給別人做女孩兒去罷我們沒這福王夫人聽了道胡說那裡由得他們起來佛門也是輕易進去的麼每人打一頓給他們看還鬧不鬧當下因八月十五日各廟內上供去皆有各廟內



的尼姑來送供尖因曾留下水月菴的智通與地藏菴的圓信住下因聽得此信就想拐兩個女孩子去做活使喚都向上夫人說府上倒底是個善人家因太太好善所以感應得這些小姑娘們皆如此雖然說佛門容易難上也要知道佛法平等我佛立願原度一切衆生如今兩三個姑娘既然無父母家鄉又遠他們既經了這富貴又想從小命苦入了風流行次將來知道終身怎麼樣所以苦海回頭立意出家修修來世也是他們的高意太太倒不要阻了善念王夫人原是個善人起先聽見這話諒係小孩子不遂心的話將人熬不得清淨反致獲罪今聽了這兩

個拐子的話大近情理且近日家中多故又有邢夫人遣人過來知會明日接迎春家去住兩日以備人家相看且又有官媒來求說探春等心緒正煩那裡着意在這些小事既聽此言便笑答道你兩個既這等說你們就帶了做徒弟去如何二姑娘聽了念一聲佛道善哉善哉若如此可是老人家的陰德不小說畢便稽首拜謝王夫人道既這樣你們叫他去若果真心卽上來當着我拜了師父去罷這三個女子聽了出去果然將他三人帶來王夫人問之再三他三人已立定主意遂與兩個姑子叩了頭又拜辭了王夫人王夫人見他們意皆決斷知不可強了反倒



傷心可憐忙命人來取了些東西來賞他們又送了兩個姑子些禮物從此芳官跟了水月菴的智通蓋官藕官二人跟了地藏菴的圓信各自出家去了要知後事下回分解

評曰

敘王夫人處有人參賈母所藏之參又不適用已見消乏氣象

借周瑞家口中補出邢夫人嗔王善保家多事受責裝病以便王夫人遣逐司棋省却無數筆墨

姦與盜俱在迎春房中敗露可見一味忠厚不能正率下人所謂忠厚者無用之別名也

迎春之不能約束老嫗了環其不能持家受婿折磨已可預見是以即插入邢夫人接迎春家去被人相看情事

寫寶釵換參一節顯出寶釵情細非比富貴家閨閣中不諳世務寫襲人勸解一層描出襲人涵養迥異輕浮婦女全無斟酌

遣司棋逐晴雯是此回正主其餘四兒芳官等俱是陪襯

海棠偶死不是凶徵海棠復生却非吉兆與九十四



回遙相關照

晴雯來歷於此時補出而姓氏籍貫仍無着實伏下

回芙蓉誅中句

芳官等出家是將來惜春紫鵲出家引子

王夫人持家嚴正固為正理但未免性急偏聽金釧之投井晴雯之屈死司棋之殞命及芳官等之出家皆王夫人所作之孽是故一味嚴峻亦非和氣致祥之道

紅樓夢卷七十七終

紅樓夢卷七十八

第七十八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老學士閒徵婉孌詞

癡公子杜撰芙蓉誅

話說兩個尼姑領了芳官等去後王夫人便往賈母處來見賈母喜歡便趁便回道寶玉屋裡有個晴雯那個了頭也大了而且一年之間病不離身我常見他比別人分外淘氣也懶前日又病倒了十幾天叫大夫瞧說是女兒癆所以我就趕着叫他下去了若養好了也不用叫他進來就賞他家配人去也罷了再那幾個學戲的女孩子我也做主放了一則他們都會戲口裡沒輕沒重只會混說女



孩兒聽了如何使得二則他們唱一會子戲白放了他們也是應該的況了頭們也太多若說不穀使再挑上幾個來也是一樣賈母聽了點頭道這是正理我也正想看如此况晴雯這了頭我看他甚好言談針線都不及他將來還可以給寶玉使喚的誰知變了王夫人笑道老太太挑中的人原不錯只是他命裡沒造化所以得了這個病俗語又說女大十八變況且有本事的人未免就有些調歪老太太還有甚麼不曾經歷過的三年前我也就留心這件事先只取中了他我便留心看去他色色比人強只是不大沉重知大體莫若襲人第一雖說賢妻美妾也要性

情和順舉止沉重的更好些襲人的模樣雖比晴雯次一等然放在房裡也算得一二等的況且行事大方心地老實這幾年從未同着寶玉淘氣凡寶玉十分胡鬧的事他只有死勸的因此品擇了二年一點不錯了我悄悄的把他了頭的月錢此住我的月分銀子裡批出二兩銀子來給他不過使他自已知道越發小心效好之意且沒有明說一則寶玉年紀尙小老爺知道了又恐說耽悞了書二則寶玉自以為自己跟前的人不敢勸他說他反倒縱性起來所以直到今日纔回明老太太賈母聽了笑道原來這樣如此更好了襲人本來從小兒不言不語我只說是



沒嘴的葫蘆既是你深知豈有大錯悞的王夫人又回今日老爺如何誇獎如何帶他們逛去賈母聽了更加喜悅一時只見迎春粧扮了前來告辭過去鳳姐也來請早安伺候早飯又說笑一回賈母歇晌王夫人便喚了鳳姐問他丸藥可曾配來鳳姐道還不會呢如今還是吃湯藥太太只管放心我已大好了王夫人見他精神復初也就信了因告訴攆逐晴雯等事又說寶了頭怎麼私自回家去了你們都不知道我前兒順路都查了一查誰知蘭小子的這一個新進來的奶子也十分的妖調也不喜歡他我說與你大嫂子了好不好叫他各自去罷我因問你大嫂

子寶了頭出去難道你不知道不成他說是告訴了他的不兩三日等姨媽病好了就進來姨媽究竟沒甚大病不過是咳嗽腰疼年年是如此的他這去必有原故的敢是有人得罪他不成那孩子心重親戚們在一場別得罪了人反倒不好了鳳姐笑道誰可好好的得罪着他王夫人道別是寶玉有嘴無心從來沒個忌諱高興了信嘴胡說也是有的鳳姐笑道這可是太太過於操心了若說他出去幹正經事說正經話去却像傻子若只叫他進來在這些姐妹跟前以至於大小的了頭跟前最有仁讓又恐怕得罪了人那是再不得有人惱他的想我薛妹子此去必



爲着前夜搜檢衆了頭原故他自然爲信不及園裡的人  
他又是親戚現也有了頭老婆在內我們又不好去搜檢  
了恐我們疑他所以多了這個心自己回避了也是應該  
避嫌疑的王夫人聽了這話不錯自己遂低頭一想便命  
人去請了寶釵來分晰前日的事情以解他的疑心又仍  
命他進來照舊居住寶釵陪笑道我原要早出去的因姨  
媽有許多大事所以不便來說可巧前日媽媽又不好了  
家中兩個靠得的女人又病所以我趁便去了姨娘今日  
既已知道了我正好回明就從今日辭了好搬東西王夫  
人鳳姐都笑道你太固執了正經再搬進來爲是休爲沒

要緊的事又踈遠了親戚寶釵笑道這話說的太重了並  
沒爲甚麼事要出去我爲的是媽媽近來神思比先大減  
而且夜晚沒有得靠的人統共只我一二人三則如今我  
哥哥眼看娶嫂子多少針線活計並家裡一切動用器皿  
尙有未齊備的我也須得幫着媽媽去料理姨娘和鳳姐  
姐都知道我們家的事不是我撒謊再者自我在園裡東  
南上小角門子就常開着原是爲我走的保不住出入的  
人圖省走路也從那裡走又沒個人盤查設若從那裡弄  
出事來豈不兩礙而且我進園裡來睡原不是甚麼大事  
因前幾年年紀都小且家裡沒事在外頭不如進來姊妹



們在一處頑笑作針線都比在外頭一人悶坐好些如今彼此都大了况姨娘這邊歷年皆遇不遂心之事所以那園子裡儻有一時照顧不到的皆有關係惟有少幾個人就可以少操些心了所以今日不但我決意辭去此外還要勸姨娘如今該減省的就減省些也不爲失了大家的體統據我看園裡這一項費用也竟可以免的說不得當目的話姨娘是深知我家的難道我家當日也是這樣零落不成鳳姐聽了這篇話便向王夫人笑道這話依我竟不必強他王夫人點頭道我也無可回答只好隨你的便罷了說話之間只見寶玉已回來了因說老爺還未散恐

笑黑了所以先叫我們回來了王夫人忙問今日可丟了醜了沒有寶玉笑道不但不丟醜拐了許多東西來接着就有老婆子們從二門上小廝手內接了東西來王夫人一看時只見扇子三把扇墜三個筆墨共六匣香珠三串玉絛環三個寶玉說道這是梅翰林送的那是楊侍郎送的這是李員外送每人一分說着又向懷中取出一個檀香小護身佛來說這是慶國公單給我的王夫人又問在席何人做何詩詞說畢只將寶玉一分令人拿着同寶玉環蘭前來見賈母賈母看了喜歡不盡又問些話無奈寶玉一心記着晴雯答應完了便說騎馬顛了骨頭



疼賈母便說快回房去換了衣服踈散踈散就好了不許  
睡寶玉聽了便連忙進園來當下麝月秋紋已帶了兩個  
丫頭來等候見寶玉辭了賈母出來秋紋便將墨筆等物  
拿着隨寶玉進園來寶玉滿口裡說好熱一壁走一面便  
摘冠解帶將外面的大衣服都脫下來麝月拿着只穿着一  
件松花綾子夾襖襟內露出血點般大紅褲子來秋紋  
見這條褲子是晴雯針線因歎道真是物在人亡了麝月  
將秋紋拉了一把笑道這褲子配了松花色襖兒石青靴  
子越顯出靛青的頭雪白的臉來了寶玉在前只粧沒有  
聽見又走了兩步便止步道我要走一走這怎麼好麝月

道大白日裡怕甚麼還怕丟了你不成因命兩個丫頭跟  
着我們送了這些東西去再來寶玉道好姐姐等一等我  
再去麝月道我們去了就來兩個人手裡都有東西倒像  
擺執事的一個捧着文方四寶一個捧着冠袍帶履成個  
甚麼樣子寶玉聽了正中心懷便讓他人去了他便帶  
了兩個小了頭到一塊山子石後頭悄問他二人道自我  
去了你襲人姐姐打發人去瞧晴雯姐姐沒有這一個答  
道打發宋媽媽瞧去了寶玉道回來說甚麼小了頭道回來  
說晴雯姐姐直着脖子叫了一夜今日早起就閉了眼住  
了口世事不知只有倒氣的分兒了寶玉忙道一夜叫的



是誰小了頭道一夜叫的是娘寶玉拭淚道還叫誰小了頭說沒有聽見叫別人了寶玉道你糊塗想必沒有聽見傍邊那一個小了頭最伶俐聽寶玉如此話便上來說真個他糊塗又向寶玉道不但我聽得真切我還親自偷着看去的寶玉聽說忙問怎麼又親自看去小了頭道我因想晴雯姐姐素日與別人不同待我們極好如今他雖受了委屈出去我們不能別的法子救他只親去瞧瞧也不枉素日疼我們一場就是人知道了回了太太打我們一頓也是願受的所以我拚着一頓打偷着出去瞧了一瞧誰知他平日爲人聰明至死不變見我去了便睜開眼抗

我的手問寶玉那裡去了我告訴了他他嘆了一口氣說不能見了我就說姐姐何不等一等他回來見一面他就笑道你們不知道我不是死如今天上少了一位花神玉皇爺命我去管花兒我如今在未正二刻就上任去了寶玉須得未正三刻纔到家只少得一刻的工夫不能見面世上凡有該死的人閻王勾取了去是差些小鬼來捉人魂魄若要遲延一時半刻不過燒些紙錢澆些漿飯那鬼只顧搶錢去了該死的人就可少待個工夫我這如今是天上的神仙來召請豈可捱得時刻我聽了這話竟不大信及進來到房裡留神看時辰表果然是未正二刻他嘍



了氣正三刻上就有人來叫我們說你來了寶玉忙道你不認得字所以不知道這原是有的一花有一花神還有總花神但他不知做總花神去了還是單管一樣花神這了頭聽了一時謫不來恰好這是八月時節園中池上芙蓉正開這了頭便見景生情忙答道我已曾問他是管甚麼花的神告訴我們日後也好供養的他說你只可告訴寶玉一人除他之外不可洩了天機就告訴他說我就是專管芙蓉花的寶玉聽了這話不但不爲怪亦且去悲生喜便回頭來看着那芙蓉笑道此花也須得這樣一個人去主管我就料定他那樣的人必有一番事業雖然

超生苦海從此再不能相見了免不得傷感思念因又想雖然臨終未見如今且去靈前一拜也算盡這五六年的情意想畢忙至房中正值麝月秋雯找來寶玉又自穿戴了只說去看黛玉遂一人出園往前次看望之處來意爲停柩在內誰知他哥嫂見他一嘸氣便回了進去希圖早些得幾兩發送例銀王夫人聞知便命賞了十兩銀子又命卽刻到外焚化了罷女兒癆死的斷不可留他哥嫂聽了這一句話一面得銀一面催銀立刻入殮抬往城外化人厰上去了剩的衣服簪環約有三四百金之數他哥嫂自收了爲後日之計二人將門鎖上一同送殯去了寶玉



走來撲了一個空站了半天並無別法只得復身進入園中及回至房中甚覺無味因順路來找黛玉不在房中問其何往了鬢們回說往寶姑娘那裡去了寶玉又至蘅蕪院中只見寂靜無人房內搬的空空落落不覺吃一大驚纔想起前日鬢鬢聽見寶釵要搬出去只因這兩日工課忙就混忘了這時看見如此纔知道果然搬出怔了半天因轉念一想不如還是和襲人厮混再與黛玉相伴只這兩三個人只怕還是同死同歸想畢仍往瀟湘館來偏黛玉還未回來正在不知所之忽見王夫人的了頭進來找他說老爺回來了找你呢又得了好題目了快走快走寶

玉聽了只得跟了出來到王夫人房中也父親已出去了王夫人命人送寶玉至書房中彼時賈政正與眾幕友們談論尋秋之勝又說臨散時忽談及一時最是千古佳談風流雋逸忠義感慨八字皆備倒是個好題目大家要做一首輓詞眾幕賓聽了都請教係何等妙事賈政乃道當日曾有一位王爵封曰恒王出鎮青州這恒王最喜女色且公餘好武因選了許多美女日習武事令眾美女學皆戰攻鬪法之事內中有個姓林行四的姿色既佳且武藝更精皆呼爲林四娘恒王最得意遂超拔林四娘統轄諸姬又呼爲妮嬭將軍眾清客都稱妙極神奇竟以妮嬭下



加將軍二字反更覺嫵媚風流真絕世奇文也想這恒王也是千古第一風流人物也賈政笑道這話自然如此但更有可奇可嘆之爭家清客都驚問道不知底下有何等奇事賈政道誰知次年便有黃巾赤眉一千流賊餘黨復又烏合搶掠山左一帶恒王忘爲犬羊之輩不足大舉因輕騎進剿不意賊衆詭譎兩戰不勝恒王遂被賊衆所戮於是情州城內文武官員各各皆謂王向不勝你我何爲賊將有獻城之舉林四娘得聞凶信遂聚集衆女將發令說道你我皆向蒙王恩戴天覆地不能報其萬一今王旣殞身國患我意亦當殞身於王爾等有願隨者卽同我前往

往不願者亦早自散去衆女將聽他這樣都一齊說願意於是林四娘帶領衆人連夜出城直殺至賊營裡頭衆賊不防也被斬殺了幾個首賊後來大家見是不過幾個女兒料不能濟事遂回戈倒兵奮力一陣把林四娘等一個不會留下倒作成了這林四娘的一片忠義之志後來報至中都天子百官無不歎息想其朝中自然又有人去勸滅天兵一到化爲烏有不必深論只就林四娘一節衆位聽了可羨不可羨衆幕友都歎道實在可羨可奇實是個妙題原該大家輓一輓纔是說着早有人取了筆硯按賈政口中之言稍加改易了幾個字便成了一篇短序遞與



賈政看了賈政道不過如此他們那裡已有原序昨日因又奉恩旨着察核前代以來應加褒獎而遺落未經奏請各項人等無論僧尼乞丐女婦人等有一事可嘉卽行彙送履歷至禮部備請恩獎所以他這原序也送往禮部去了大家聽了這新文所以都要作一首妮嬾詞以志其忠義衆人聽了都又笑道這原該如此只是更可羨者本朝皆係千古未有之曠典可謂聖朝無闕事了賈政點頭道正是說話間寶玉賈環賈蘭俱起身來看了題目賈政命他三人各弔一首誰先做成者賞佳者額外加賞賈環賈蘭二人近日當着許多人皆做過幾首了胆量愈壯今看

了題目遂自去思索一時賈蘭先有了賈環生恐落後也就有了二人皆已錄出寶玉尙自出神賈政與衆人且看他二人的二首賈蘭的是一首七言絕句寫道是

妮嬾將軍林四娘

玉爲肌骨鐵爲腸

捐身自報恒王後

此日青州土尙香

衆幕賓看了便皆大讚小哥兒十三歲的人就如此可知家學淵深真不誣矣賈政笑道稚子口角也還難爲他又看賈環的是首五言律寫道是

紅粉不知愁

將軍意未休

掩啼離繡幕

抱恨出青州



自謂酬王德

誰能復寇仇

好題忠義墓

千古獨風流

眾人道更佳到底大幾歲年紀立意又自不同賈政道倒還不甚大錯終不懇切眾人道這就罷了三爺纔大不多幾歲俱在未冠之時如此用心做去再過幾年怕不是大阮小阮了麼賈政笑道過獎了只是不肯讀書的過失因問寶玉眾人道二爺細心鏤刻定又是風流悲感不同此等的了寶玉笑道這個題目似不稱近體須得古體或歌或行長篇一首方能懇切眾人聽了都立起身來點頭拍手道我說他立意不同每一題到手必先度其體格宜與

不宜這便是老手妙法這題目名曰婉孌詞且既有了序此必是長歌篇行方合體式或擬溫八又擊甌歌或擬李長吉會稽歌或擬白樂天長恨歌或擬咏古詞半敘半咏流利飄逸始能盡妙賈政聽說也合了主意遂自提筆向紙上要寫又向寶玉笑道如此甚好你念我寫若不好了我搥你的肉誰許你先大言不慚的寶玉只得念了一句道

恒玉好武兼好色

賈政寫了搖頭道粗鄙一幕友道要這樣方古究竟不粗且看他底下的賈政道姑存之寶玉又道



遂教美女習騎射 穠歌豔武不成歡

列陣挽弓為自得

賈政寫出眾人都道只這第三句便古朴老健極妙這第四句平敘也最得體賈政道休謬加獎譽且看轉的何如寶玉念道

眼前不見塵沙起 將軍俏影紅燈裡

眾人聽了這兩句便都叫妙好個不見塵沙起又讀了一句俏影紅燈裡用字用句皆入神化了寶玉道

叱咤時聞口舌香 霜矛雪劍矯難舉

眾人聽了更拍手笑道越發畫出來了當日敢是寶公也

左座見其姣而且聞其香不然何體貼至此寶玉笑道聞閣習武任其勇悍怎似男人不問而可知姣怯之形了賈政道還不快續這又有你說嘴的了寶玉只得又想了一想念道

丁香結子芙蓉縈

眾人都道轉蕭韻更妙這纔流利飄逸而且這句子也綺靡秀媚得妙賈政寫了道這一句不好已有過了口舌香姣難舉何必又如此這是力量不加故又弄出這些堆砌貨來唐塞寶玉笑道長歌也須得要些詞藻點綴點綴不然便覺蕭索賈政道你只顧說那些這一句底下如何轉



至武事呢再若多說兩句豈不蛇足了寶玉道如此底下  
一句鬼轉然住想也使得賈政冷笑道你有多大本領上  
頭說了一句大開門的散話如今又要一句連轉帶煞豈  
不心有餘而力不足呢寶玉聽了垂頭想了一想說了一  
句道

不繫明珠繫寶刀

忙問這一句可還使得眾人拍案叫絕賈政笑道且放着  
再續寶玉道使得我便一氣聯下去了若使不得索性塗  
了我再想別的意思出來再另措詞賈政聽了便喝道多  
話不好了再做便做十篇百篇還怕辛苦了不成寶玉聽

說只得想了一會便念道

戰罷夜關心力怯

脂痕粉漬污鮫綃

賈政道這又是一段了底下怎麼樣寶玉道

明年流寇走山東

強吞虎豹勢如蜂

象人道好個走字便見得高低了且通句轉的也不板寶  
玉又念道

王率天兵思勦滅

一戰再戰不成功

腥風吃折隴中麥

日照旌旗虎帳空

青山寂寂水淅淅

正是恒王戰死時

雨淋白骨血染草

月冷黃昏鬼守尸



衆人都道妙極妙極佈置敘事詞藻無不盡美且看如何  
至四娘必另有妙轉奇句寶玉又念道

紛紛將士只保身 青州眼見皆灰塵

不期忠義明閨閣 憤起恒王得意人

衆人都道鋪敘得委婉賈政道太多了底下只怕累贅呢

寶玉又道

恒王得意數誰行 姬嬭將軍林四娘

號令秦姬驅趙女 濃桃豔李臨疆場

繡鞍有淚春愁重 鐵甲無聲夜氣涼

勝負自難先預定 誓盟生死報前王

賊勢猖獗不可敵 柳折花殘血凝碧

馬踐胭脂骨髓香 魂依城郭家鄉隔

星馳時報入京師 誰家兒女不傷悲

天子驚慌愁失守 此時文武皆垂首

何事文武立朝綱 不及閨中林四娘

我爲四娘長歎息 歌成餘意尙徬徨

念畢衆人都大讚不止又從頭看了一遍賈政笑道雖說

幾句到底不大懇切因說去罷三人如放了赦的一般一

齊出來各自回房衆人皆無別話不過至晚安歇而已獨

有寶玉一心悽楚回至園中猛見池上芙蓉想起小了鬢



說晴雯做了芙蓉之神不覺又喜歡起來乃看着芙蓉嗟歎了一會忽又想起死後並未至靈前一祭如今何不在芙蓉前一祭豈不盡了禮想畢便欲行禮忽又止道雖如此亦不可太草率了須得衣冠整齊奠儀周備方爲誠敬想了一想古人云潢汙行潦苻藻蘋蘩之賤可以羞王公薦鬼神原不在物之貴賤全在心之誠敬而已然非自作一篇誄文這一段悽慘酸禁竟無處可以發洩了因用晴雯素日所喜之冰鮫縠一幅楷字寫成名曰芙蓉女兒誄前序後歌又備了晴雯素喜的四樣吃食於是黃昏人靜之時命那小了頭捧至芙蓉前先行禮畢將那誄文卽挂于芙蓉枝上乃泣涕念曰

維太平不易之元蓉桂競芳之月無可奈何之日怡紅院濁玉謹以羣花之蕊冰鮫之縠沁芳之泉楓露之茗四者雖微聊以達誠申信乃致祭於白帝宮中撫司秋豔芙蓉女兒之前曰竊思女兒自臨人世迄今凡十有六載其先之鄉籍姓氏湮淪而莫能考者久矣而玉得於衾枕櫛沐之間棲息晏遊之夕親暱狎褻相與共處者僅五年八月有奇憶女曩生之昔其爲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其爲體則冰雪不足喻其潔其爲禮則星日不足喻其精其爲貌則花月不



足喻其色姊妹悉慕媵嫗媪咸仰慧德孰料鳩鳩  
惡其高鷹鷲翻遭學毀蕢苑如其臭莖蘭竟被芟耨  
花原自怯豈奈狂飈柳本多愁何禁驟雨偶遭蠱蠱  
之讒遂抱膏肓之疾故櫻唇紅褪韻吐呻吟杏臉香  
枯色陳頗領詠詒誤詬出自屏帷荆棘蓬榛蔓延牕  
戶旣懷幽沉於不盡復含罔屈於無窮高標見嫉閨  
闈恨比長沙貞烈遭危巾幗慘於雁塞自蓄辛酸誰  
憐夭折仙雲旣散芳趾難尋洲迷聚窟何來却死之  
香海失靈槎不獲回生之藥眉黛烟青昨猶我畫指  
環玉冷今倩誰温鼎爇之剩藥猶存襟淚之餘痕尙

漬鏡分鸞影愁開麝月之奩梳化龍飛哀折檀雲之  
齒委金鈿於草莽拾翠盒於塵埃樓空鳩鵲徒懸七  
夕之針帶斷鴛鴦誰續五絲之縷况乃金天屬節白  
帝司時孤衾有夢空室無人桐階月暗芳魂與倩影  
同消蓉帳香殘姣喘共細腰俱絕連天衰草豈獨兼  
菽匝地悲聲無非蟋蟀露堦晚砌穿簾不度寒砧豔  
荔秋垣階院希聞怨笛芳名未泯簾前鸚鵡猶呼雨  
質將亡檻外海棠預萎捉迷屏後蓮瓣無聲鬪草庭  
前蘭芳枉待拋殘繡線銀箋綵袖誰裁褶斷冰絲金  
斗御香未熨昨承嚴命旣趨車而遠陟芳園今犯慈



威復柱杖而遣拋孤柩及聞慧棺被燹頓違共穴之  
情石槨成災愧逮同灰之誚爾乃西風古寺淹滯青  
燐落日荒坵零星白骨楸榆颯颯蓬艾蕭蕭隔露壙  
以啼猿遶烟腔而泣鬼豈道紅綃帳裡公子情深始  
信黃土隴中女兒命薄汝南淚血斑斑灑向西風梓  
澤餘衷默默訴憑冷月嗚呼固鬼域之爲災豈神靈  
之有妬毀詖奴之口討豈從寬剖悍婦之心忿猶未  
釋在卿之塵緣雖淺而王之鄙意尤深因蓄惓惓之  
思不禁諳諳之問始知上帝垂旌花宮待詔生儕蘭  
蕙死轄芙蓉聽小婢之言似涉無稽據濁玉之思深

爲有據何也昔葉法善攝魂以撰碑李長吉被詔而  
爲記事雖殊其理則一也故相物以配才苟非其人  
惡乃濫乎始信上帝委托權衡可謂至治至協庶不  
負其所秉賦也因希其不昧之靈或陟降於茲特不  
揣鄙俗之詞有汚慧聽乃歌而招之曰天何如是之  
蒼蒼兮乘玉虬以遊乎穹窿耶地何如是之茫茫兮  
駕瑤象以降乎泉壤耶望繖蓋之陸離兮抑箕尾之  
光耶列羽葆而爲前導兮衛危慮於傍耶驅豐隆以  
爲庇從兮望舒月以臨耶聽車軌而伊軋兮御鸞鷖  
以征耶聞馥郁而飄然兮初蘅杜以爲佩耶爛裙裾



之爍爍兮鏤明月以爲璫耶籍歲蕤而成壇時兮粲  
蓮焰以燭蘭膏耶文匏爬以爲觶竚兮灑醴醪以浮  
桂醕耶瞻雲氣而凝眸兮彷彿有所覘耶俯波痕而  
屬耳兮恍惚有所聞耶期汗漫而無際兮捐棄予於  
塵埃耶倩風廉之爲余驅車兮翼聯轡而攜歸耶余  
中心爲之慨然兮徒噉噉而何爲耶卿偃然而長寢  
兮豈天運之變於斯耶旣窳窳且安穩兮反其真而  
又奚化耶余猶桎梏而戀附兮靈格余以嗟來耶來  
兮止兮卿其來耶若夫鴻濛而居寂靜以處雖臨於  
茲余亦莫覩舉煙蘿而爲步障列蒼蒲而森行伍警

柳眼以貪眠識蓮心之味苦素女約於桂岩宓妃迎  
於蘭渚弄玉吹笙舉簫擊鼓徵嵩嶽之妃啟驪山之  
姥龜呈洛浦之靈獸作咸池之舞潛亦水兮龍吟集  
珠林兮鳳翥爰格爰誠匪筮匪簋發輶乎霞地還旌  
乎元圃旣顯微而若遁復氤氳而倏阻離合兮烟雲  
空濛兮霧雨塵霾歛兮星高溪山麗兮月午何心意  
之怵怵若寤寐之栩栩余乃歛歛悵快泣涕徬徨人  
語兮寂歷天籟兮負簞鳥驚散而飛魚喙喋以響誌  
哀兮是禱成禮兮期祥嗚呼哀哉尙饗

讀畢遂焚帛奠茗依依不捨小了糞催至再四方纔回身



忽聽山石之後有一人笑道且請留步二人聽了不覺大驚那小了鬢回頭一看却是個人影從芙蓉花裡走出來他便大叫不好有鬼晴雯真來顯魂唬得寶玉也忙看時究竟不知是人是鬼下回分解

評曰

補敘王夫人將辦理園內之事回明賈母極其周匝實敘告辭回家不但聞知搜檢各房理應避嫌且爲將來說親出閣地步

妮嬭詞是芙蓉誅陪襯而妮嬭將軍是實事實寫芙蓉花神是虛言虛擬寶主虛實錯綜變化

林四娘死得慷慨激烈晴雯死得抑鬱氣悶一則重於泰山一則輕若鴻毛迥不相同而於一回書中並寫有羯鼓催花之妙

輓妮嬭將軍有衆客讚揚誅芙蓉花神有黛玉竊聽文法方不單薄

第七十回至七十八回一大段應分六小段七十回爲一段寫詩社之不能再盛人將離散之機七十一二回爲一段敘鳳姐之招怨多病司棋之私情敗露七十三四回爲一段敘園中姦盜有查抄之兆七十五六回爲一段寫甯府之夜宴鬼歎榮府之賞月淒



清為將衰之象七十七回為一段了結晴雯方官等  
終身七十八回為一段寫寶玉癡情為詩社聯句餘

音

紅樓夢卷七十八回終

紅樓夢卷七十九

第七十九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薛文龍悔娶河東吼

賈迎春悞嫁中山狼

話說寶玉纔祭完了晴雯只聽花影中有個人聲倒嚇了  
一跳細看不是別人却是黛玉滿面含笑口內說道好新  
奇的祭文可與曹娥碑並傳了寶玉聽了不覺紅了臉笑  
答道我想着世上這些祭文都過於熟爛了所以改個新  
樣原不過是我一時的頑意兒誰知被你聽見了有甚麼  
大使不得的何不改削改削黛玉道原稿在那裡到要細  
細的看看長篇大論不知說的是甚麼只聽見中間兩句



甚麼紅綃帳裡公子情深黃土隴中女兒命薄這一聯意思却好只是紅綃帳裡未免俗濫些放着現成的真事爲甚麼不用寶玉忙問甚麼現成的真事黛玉笑道偕們如今都係霞彩紗糊的牕隔何不說茜紗牕下公子多情呢寶玉聽了不覺跌腳笑道好極好極到底是你想得出說得出可知天下古今現成的好景好事儘多只是我們愚人想不出來罷了但只一件雖然這一改新妙之極却是你在這裡住着還可以我實不敢當說着又連說不敢當黛玉笑道何妨我的牕即可爲你之牕何必如此分晰也太生疎了古人異姓陌路尙然肥馬輕裘做之無憾何況

偕們寶玉笑道論交道不在肥馬輕裘卽黃金白璧亦不當錙銖較量倒是這唐突閨閣上頭却萬萬使不得的如今我索性將公子女兒改去竟算是你誅他的倒妙况且素日你又待他甚厚所以甯可棄了這一篇文萬不可棄這茜紗新句莫若改作茜紗牕下小姐多情黃土隴中了鬢薄命如此一改雖與我不涉我也愜懷黛玉笑道他又不是我的了鬢何用此話况且小姐了鬢亦不典雅等得紫鵑死了我再如此說還不算遲寶玉聽了忙笑道這是何苦又咒他黛玉笑道是要咒的並不是我說的寶玉道我又有了這一改可極妥當了莫若說茜紗牕下我本



無緣黃土隴中卿何薄命黛玉聽了陡然變色雖有無限狐疑外面却不肯露出反連忙含笑點頭稱妙說果然改得好再不必亂改了快去幹正經事罷剛纔太太打發人叫你說明兒一早過大舅母那邊去你二姐姐已有人家求準了所以叫你們過去了寶玉拍手道何必如此忙我身上也不大好明兒還未必能去呢黛玉道又來了我勸你把脾氣改改罷一年大二年小一面說話一面咳嗽起來寶玉忙道這裡風冷偕們只顧站着凉了可不是頑的快回去罷黛玉道我也家去歇息了明兒再見罷說着便自取路去了寶玉只得悶悶的轉步忽想起黛玉無人隨

伴忙命小了頭跟送回去自己到了怡紅院中果有王夫人打發嬷嬷們來吩咐他明日一早過賈赦那邊來與方纔黛玉之言相對原來賈赦將迎春許與孫家了這孫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係是軍官出身乃當日甯榮府中之門生算來又係世交如今孫家只有一人在京現襲指揮之職此人名喚孫紹祖生得相貌魁梧體格健壯弓馬嫻熟應酬權變年紀未滿三十且又家資饒富現在兵部候缺提陞因未曾娶妻賈赦見是世交子姪且人品家當都相稱合遂擇爲東牀姣婿亦會回明賈母賈母心中却不十分願意但想兒女之事自有天意況且他父親主張



何必出頭多事因此只說知道了三字餘不多及賈政又深惡孫家雖是世交不過是他祖交當日希慕榮甯之勢有不能了結之事強拜在門下的並非詩禮名族之裔因此倒勸諫過兩次無奈賈赦不聽也只得罷了寶玉却未曾會過這孫紹祖一面的次日只得過去聊以塞責只聽見那駁親的日子甚近不過今年就要過門的又見邢夫人等回賈母將迎春接出大觀園去越發掃興每每癡癡呆呆的不知作何消遣又聽說要陪四個了頭過去更又跌足道從今後這世上又少了五個清淨人了因此天天到紫菱洲一帶地方徘徊瞻顧見其軒牕寂寞屏帳儻然不過只有幾個該班上夜的老嫗再看那岸上蓼花葦葉也都覺搖搖落落似有追意故人之態迥非素常逞妍鬧色可比所以情不自禁乃信口吟成一歌曰

池塘一夜秋風冷

吹散芰荷紅玉影

蓼花菱葉不勝悲

重露繁霜壓纖梗

不聞永晝敲棋聲

燕泥點點污棋枰

古人惜別憐朋友

况我今當手足情

寶玉方纔吟罷忽聞背後有人笑道你又發甚麼狀呢寶玉回頭忙看是誰原來是香菱寶玉忙轉身笑問道我的姐姐你這會子跑到這裡來做甚麼許多日子也不進來



逛逛香菱拍手笑嘻嘻的說道我何會不要來如今你哥哥回來了那裡比先時自由自在的了纔剛我們太太使人找你鳳姐姐去竟沒有找着說往園子裡來了我聽見這個話我就討了這個差進來找他遇見他的了頭說在稻香村呢如今我往稻香村去誰知又遇見了你我還要問你襲人姐姐這幾日可好怎麼忽然把個晴雯姐姐也沒了到底是甚麼病二姑娘搬出去的好快你瞧瞧這地方一時間就空落落的了寶玉只有一味答應又讓他同到怡紅院去吃茶香菱道此刻竟不能等我着璉二奶奶說完了正經事再來寶玉道甚麼正經事這般忙香菱道

爲你哥哥娶嫂子的事所以要緊寶玉道正是說的到底是那一家只聽見吵鬧了這半年今兒有說張家的好明兒又要李家的後兒又議論王家的這些人家的女兒他也不知造了甚麼罪叫人家好端端的議論香菱道如今定了可以不用拉扯別家了寶玉忙問道定了誰家的香菱道因你哥哥上次出門時順路到了個親戚家去這門親原是老親且又和我們是同在戶部掛名行商也是數一數二的大門戶前日說起來時你們兩府都也知道的合京城裡上至王侯下至買賣人都稱他家是桂花夏家寶玉忙笑道如何又稱爲桂花夏家香菱道本姓夏非



常的富貴其餘田地不用說單有幾十頃地種着桂花凡這長安那城在城外桂花局俱是他家的連宮裡一應陳設益景亦是他家貢奉因此纔有這個混號如今大爺也沒了只有老幼奶帶着一個親生的姑娘過活也並沒有哥兒弟兄可惜他一門盡絕了後寶玉忙道俗們也別管他絕後不絕後只是這姑娘可還好你們大爺怎麼就中意了香菱笑道一則是天緣二來是情人眼裡出西施當年時又通家來往從小兒都在一處頑過敘親是姑舅兄妹又沒嫌疑雖離了這幾年前兒一到他家夏奶奶又是沒兒子的一見了你哥哥出落得這樣又是哭又是笑竟

比見了兒子的還勝又令他兄妹相見誰知這姑娘出落得花朶似的了在家裡也讀書寫字所以你哥哥當時就一心看準了連當舖裡老夥計們一羣人造擾了人家三四日他們還留多住幾天好容易苦辭纔放回家你哥哥一進門就咕咕唧唧求我們太太去求親我們太太原是見過的又且門當戶對也依了和這裡姨太太鳳姑娘商議了打發人去一說就成了只是娶的日子太急所以我們忙亂得狠我也巴不得早些過來又添了一個做詩的人了寶玉冷笑道雖如此說但只我倒替你擔心慮後呢香菱道這其甚麼話我到不懂了寶玉笑道這有甚麼不



懂的只怕再有個人來薛大哥就不肯疼你了香菱聽了不覺紅了臉正色道這是怎麼說素日僭們都是斯拍斯敬今日忽然提起這些事來怪不得人人都說你是個親近不得的人一面說一面轉身走了寶玉見他這樣便悵然如有所失歎歎的站了半日只得沒精打彩還入怡紅院來一夜不曾安歇種種不甯次日便懶進飲以身體發熱也因近日抄檢大觀園逐司棋別迎春悲晴雯等羞辱驚恐悲悽所致兼以風寒外感遂致成疾臥牀不起賈母聽得如此天天親來看視王夫人心中自悔不合因晴雯過於逼責了他心中雖如此臉上却不露出只吩咐家奶

娘等好生服侍看守一日兩次帶進醫生來診脈下藥一月之後方纔漸漸的痊愈好生保養過百日方許動筆腥油麪方可出門行走這百日內院門皆不許到只在房中頑笑至四五十日後就把他拘的火星亂迸那裡忍耐得住雖百般設法無奈賈母王夫人執意不從也只得罷了因此和些了鬟們無所不至恣意耍笑又聽得薛蟠那裡又請客擺酒唱戲熱鬧非常已娶親入門聞得這夏小姐十分俊俏也畧通文翰寶玉就恨不得過去一見纔好再過些時又聞得迎春出了閣寶玉思及當時姊妹耳鬢斯磨從今一別縱得相逢必不得似先前這等親熱了眼前



又不能去一望真令人悽愴不盡少不得潛心忍耐暫同這些了鬢們厮鬧釋悶幸免賈政責備逼迫讀書之難這百日內只不會拆毀了怡紅院和這些了頭們無法無天凡世上所無之事都頑耍出來如今且不消細說且說香菱自那日搶白了寶玉之後自爲寶玉有意唐突從此倒要遠避他些纔好因此以後連大觀園也不輕易進來了日日忙亂着薛蟠娶過親自爲得了護身符自己身上分去責任到底比這樣安靜些二則又知是個有才有貌的佳人自然是典雅和平的因此心中盼過門的日子比薛蟠還急十倍好容易一日盼得娶過了門他便十分殷勤

小心伏侍原來這夏家小姐今年方十七歲生得亦頗有姿色亦頗識得幾個字若論心中的邱壑涇渭頗步熙鳳的後塵只吃虧了一件從小時父親去世的早又無同胞兄弟寡母獨守此女姣養溺愛不啻寶珍凡女兒一舉一動他母親皆百依百順因此未免釀成個盜跖的情性自己尊若菩薩他人穢如糞土外具花柳之姿內秉風雷之性在家中和了鬢們使性賭氣輕罵重打的今日出了閣自己爲要做當家的奶奶比不得做女兒時腴腆溫柔須要拿出威風來纔鈐壓得住人况且見薛蟠氣質剛硬舉止驕奢若不趁熱竈一氣炮製將來必不能自豎旗幟矣



又見有香菱這等一個才貌俱全的愛妾在室越發添了宋太祖滅南唐之意因他家多桂花他小名就叫做金桂他在家不許人口中帶出金桂二字凡有人不留心悞道了一字者他便定要苦打重罰纔罷他因想桂花二字是禁不住的須得另換一名想這桂花會有廣寒嫦娥之說便將桂花改爲嫦娥花又寓自己身分如此薛蟠本是個憐新去舊的人且是有酒膽無飯力的如今得了這一個妻子正在新鮮興頭上凡事未免儘讓他些那夏金桂見是這般形景便也試着一步緊似一步一月之中二人氣槩都還相平至兩月之後便覺薛蟠的氣槩漸次的低矮

下去了。一日薛蟠的酒後不知要行何事先與金桂商議金桂執意不從薛蟠便忍不住便發幾句話兒賭氣自行了。金桂便哭的如醉人一般茶湯不進糲起病來請醫療治醫生又說氣血相逆當進寬胸順氣之劑薛姨媽恨得罵了薛蟠一頓說如今娶了親眼前抱兒子了還是這樣胡鬧人家鳳凰似的好容易養了一個女兒比花朵兒還輕巧原看的你是個人物纔給你做老婆你不說收了心安分守己一心一計和和氣氣的過日子還是這樣胡鬧喝了黃湯折磨人家這會子花錢吃藥白遭心一夕話說得薛蟠後悔不迭反來安慰金桂金桂見婆婆如此說越



發得了意更粧出些張致來不理薛蟠薛蟠沒了主意惟有自歎而已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後纔漸漸的哄轉過金桂的心來自此便加一倍小心氣槩不免又矮了半截下來那金桂見丈夫旗纛漸倒婆婆良善也就漸漸的持戈試馬先前不過挾制薛蟠後來倚姣作媚將及薛姨媽後將至寶釵寶釵久察其不軌之心每每隨機應變暗以言語彈壓其志金桂知其不可犯便欲尋隙苦得無隙可乘倒只好曲意俯就一日金桂無事因和香菱閑談間香菱家鄉父母香菱皆答忘記金桂便不悅說有意欺瞞了他因問香菱二字是誰起的香菱便答道姑娘起的金桂冷

笑道人人都說姑娘通只這一個名字就不通香菱忙笑奶奶若說姑娘不通奶奶沒合姑娘講究過說起來他的學問連俗們姨老爺時常還誇的呢欲知香菱說出何話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於一篇詠詞中摘出紅綃帳裡四句再三改易忽然映到黛玉身上一是無心一偏有意靈活關照真有宜僚弄丸之妙

紫菱洲口吟是上回輓詠餘波

寶玉替香菱擔憂是正射後文香菱盼新人進門是



反跌後文

薛蟠娶夏金桂是娶妻不賢迎春嫁孫紹祖是嫁夫失所正宜作一回寫而金桂之不賢已敘一二分迎春之失所尙未敘及仍有次序先後

紅樓夢卷七十九終

紅樓夢卷八十

第八十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美香菱屈受貪夫棒

王道士胡謔妬婦方

話說金桂聽了將脖項一扭嘴唇一撇鼻孔裡哧哧兩聲冷笑道菱角花開誰見香來若是菱角香了正經那些香花放在那裡可是不通之極香菱道不獨菱花香就蓮荷葉蓮蓬都是有一股清香的但他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靜日靜夜或清早半夜細領略了去那一股清香比是花都好聞呢就連菱角雞頭葦葉蘆根得了風露那一股清香也是合人心神爽快的金桂道依你說這蘭花桂花倒香



的不好。香菱說到熱鬧頭上，忘了忌諱，便接口道：「蘭花桂花的香，又非別的香可比。一句未完，金桂的了鬢名喚寶蟾的，忙指着香菱的臉說道：『你可要死！你怎麼叫起姑娘的名字來？』香菱猛省了，反不好意思，忙陪笑說：『一時順了嘴，奶奶別計較。』金桂笑道：『這有甚麼？你也太小心了。但只是我想這個香字到底不好意思要換一個字，不知你服不服。』香菱笑道：『奶奶說那裡話，此刻連我一身一體俱是奶奶的，何得換一個名字反問我服不服？叫我如何當得起。』奶奶說那一個字好，就用那一個。金桂冷笑道：『你雖說得是，只怕姑娘多心。』香菱笑道：『奶奶原來不知當日買

了我時，原是老太太使喚的，故此姑娘起了這個名字。後來伏侍了爺，就與姑娘無涉了。如今又有了奶奶，益發不與姑娘相干。且姑娘又是極明白的人，如何惱得這些呢？金桂道：『既這樣說，香字竟不如秋字妥當。菱角菱花皆勝於秋，豈不比香字有來歷些？』香菱笑道：『就依奶奶這樣罷。』自此後遂改了秋字。寶釵亦不在意，只因薛蟠是天性得隴望蜀的，如今娶了金桂，又見金桂的了頭寶蟾有三分姿色，舉止輕浮可愛，便時常要茶要水的，故意撩逗他。寶蟾雖亦解事，只怕金桂不敢造次。且看金桂的眼色，金桂亦覺察其意思，想着正要擺佈香菱無處尋隙。如今他既看



上寶蟾我且捨出寶蟾與他他一定就和香菱踈遠了我再乘他踈遠之時擺佈了香菱那時寶蟾原是我的人也就好處了打定了主意俟機而發這日薛蟠晚間微醺又命寶蟾倒茶來吃薛蟠接盃時故意捏他的手寶蟾又喬粧躲閃連忙縮手兩下失悞豁唧一聲茶盃落地潑了一身一地的茶薛蟠不好意思佯說寶蟾不好生拿着寶蟾說姑爺不好生接金桂冷笑道兩個人的腔調兒都設使的了別打諛誰是傻子薛蟠低頭微笑不語寶蟾紅了臉出去一時安歇之時金桂便故意的攆薛蟠別處去睡省的得了饒癆是的薛蟠只是笑金桂道要做甚麼和我說

別偷偷摸摸的不中用薛蟠聽了仗着酒蓋臉就勢跪在被上拉着金桂笑道好姐姐你若把寶蟾賞了我你要怎樣就怎樣你要活人腦子也弄來給你金桂笑道這話好不通你愛誰說明了就收在房中省得別人看着不雅我可要甚麼呢薛蟠得了這話喜的稱謝不盡是夜曲盡丈夫之道竭力奉承金桂次日也不出門只在家中厮鬧越發放大了胆子至午後金桂故意出去讓個空兒與他二人薛蟠便拉拉扯扯的起來寶蟾心裡也知八九分了就半推半就正要入港誰知金桂是有心等候的料着在難分之際便叫小丫頭小捨兒過來原來這小了頭也是金



桂在家從小使喚的因他父母自小雙亡無人看管便大家叫他做小舍兒專做些粗活金桂如今有意獨喚他來吩咐道你去告訴秋菱到我屋裡將我的絹子取來不必說我說的小舍兒聽了一逕去尋着秋菱說菱姑娘奶奶的絹子忘記在屋裡了你去取了來送上去豈不好秋菱正因金桂近日每每的挫折他不知何意百般竭力挽回聽了這話忙往房裡來取不防正遇着他二人推就之際一頭撞了進去自己倒羞的耳面通紅轉身迴避不及薛蟠自爲是過了明路的除了金桂無人可怕所以連門也不掩這會秋菱撞來故雖不十分在意無奈寶蟾素日最

是說嘴要強的今既遇了秋菱便恨無地可入忙推開薛蟠一逕跑了口內還怨恨不絕說他強姦力逼薛蟠好容易哄得上手却被香菱打散不免一腔的興頭變做了一腔的惡意都在秋菱身上不容分說趕出來啐了兩口罵道死娼婦你這會子做甚麼來撞屍遊魂秋菱料事不好三步兩步早早跑了薛蟠再來找寶蟾已無踪跡了於是只恨得罵秋菱至晚飯後已吃得醺醺然洗澡時不防水畧熱了些燙了腳便說秋菱有意害他他赤條精光趕着秋菱踢打了兩下秋菱雖未受過這氣苦既到了此時也說不得了只好自悲自怨各自走開彼時金桂已暗和寶



蟾說明今夜令薛蟠在寶蟾房中去成親命秋菱過來陪自己安睡先是秋菱不肯金桂說他嫌膾臙了再必是圖安逸怕夜裡勞動伏侍又罵說你没見世面的主子見一個愛一個把我的了頭霸佔了去又不叫你來到底甚麼主意想必是逼死我就罷了薛蟠聽了這話又怕鬧黃了寶蟾之事忙又趕來罵秋菱不識抬舉再不去就要打了秋菱無奈只得抱了鋪蓋來金桂命他在地下鋪着睡秋菱只得依命剛睡下便叫倒茶一時又要搥腿如是者一夜七八次總不使其安逸穩卧片時那薛蟠得了寶蟾如獲珍寶一槩都置之不顧恨得金桂暗暗的發恨道且

叫你樂幾天等我慢慢的擺佈了他那時可別怨我一面隱忍一面設計擺佈秋菱半月光景忽又糴起病來只說心痛難忍四肢不能轉動療治不效眾人都說是秋菱氣的鬧了兩天忽又從金桂枕頭內抖出個紙人來上面寫着金桂的年庚八字有五根針釘在心窩並肋肢骨縫等處如是眾人當做新聞先報與薛姨媽薛姨媽先忙手忙脚的薛蟠自然更亂起來立刻要拷打眾人金桂道何必冤枉眾人大約是寶蟾的鎮魔法兒薛蟠道他這些時並沒多空兒在你房裡何苦賴好人金桂冷笑道除了他還有誰莫不是我自己害自己不成雖有別人如何敢進我



的房呢薛蟠道秋菱如今是天天跟着你他自然知道先拷問他就知道了金桂冷笑道拷問誰誰肯認依我說竟粧個不知道大家丟開手罷了橫豎治死了我没甚麼要緊樂得再娶好的若據良心上說左不是你三個多嫌我一面說着一面痛哭起來薛蟠更被這些話激怒順手抓起一根門門來一逕搶步找着秋菱不容分說便劈頭劈臉渾身打起來一口只咬定是秋菱所施秋菱叫屈薛姨媽跑來禁喝道不問清白就打起人來了這了頭伏侍這幾年那一點不小心他豈肯與你做這沒良心的事你且問個清渾皂白再動粗鹵金桂聽見他婆婆如此說怕薛

蟠心軟意活了便發聲喪氣大哭起來說這半個多月把我的寶蟾霸佔了去不容進我的房惟有秋菱跟着我睡我要拷問寶蟾你又護在頭裡你這會子又賭氣打他去治死我再揀富貴的標緻的娶來就是了何苦做出這些把戲來薛蟠聽了這些話越發着了急薛姨媽聽了金桂句句挾制着兒子百般惡賴的樣子十分可恨無奈兒子偏不硬氣已是被他挾制軟慣了如今又勾搭上了頭被他說霸佔了去自己還要占溫柔讓夫之禮這魘魔法究竟不知誰做的正是俗語說的好清官難斷家務事此時正是公婆難斷牀幃的事了因無法只得賭氣喝薛蟠說



不爭氣的孽障狗也比你體面些誰知你三不知的把陪房了頭也摸索上了叫老婆說霸佔了了頭甚麼臉出去見人也不知誰使的法子也不問清就打人我知道你是一個得新棄舊的東西白辜負了當日的心他既不好你也不許打我卽刻叫人牙子來賣了他你就心淨了說着又命秋菱收拾了東西跟我來一面叫人去快叫個人牙子來多少賣幾兩銀子拔出肉中刺眼中釘大家過太平日子薛蟠見母親動了氣早已低了頭金桂聽了這話便隔着牆子往外哭道你老人家只管賣人不必說着一個拉着一個的我們狠是那吃醋拈酸容不得吓人的不成怎麼拔去肉中刺眼中釘是誰的釘誰的刺但凡多嫌着他也不肯把我的了鬢也收在房裡了薛姨媽聽說氣得身戰氣咽道這是誰家的規矩婆婆在這裡說話媳婦隔着牆子拌嘴虧你是舊人家的兒女滿屋裡大呼小喊說的是甚麼薛蟠急得躁腳說罷啣着人家聽見笑話金桂意謂一不做二不休越發喊起來了說我不怕人笑話你的小老婆迫害我我倒怕人笑話了再不然留下他賣了我誰還不知道薛家有錢行動拿錢墊人又有好親戚挾制着別人你不趁早施爲還等甚麼嫌我不好誰叫你們瞎了眼三求四告的跑了我們家做甚麼去了一面哭

們瞎了眼三求四告的跑了我們家做甚麼去了一面哭



喊一面自己拍打薛蟠急得說又不好勸又不好打又不  
好央告又不好只是出入曖聲歎氣抱怨說運氣不好當  
下薛姨媽被寶釵勸進去了只命人來賣香菱寶釵笑道  
俗們家只知買人並不知賣人只說媽媽可是氣糊塗了  
儻或叫人聽見豈不笑話哥哥嫂子嫌他不好留着我使  
喚我正也沒人呢薛姨媽道留下他還是惹氣不如打發  
了他乾淨寶釵笑道他跟着我也是一樣橫豎不叫他到  
前頭去從此斷絕了他那裡也與賣了的一樣香菱早已  
跑到薛姨媽跟前痛哭哀求不願出去情願跟姑娘薛姨  
媽只得罷了自此後來香菱果跟隨寶釵去了把前面路

逕道自斷絕雖然如此終不免對月悲傷挑燈自歎雖然  
在薛蟠房中幾年皆因血分中有病是以並無胎孕今復  
加一氣怒傷肝內外折挫不堪竟釀成乾血之症日漸羸  
瘦飲食懶進請醫服藥不效那時金桂又吵鬧了數次薛  
蟠有時仗着酒膽挺撞過兩次持棍欲打那金桂便遞身  
叫打這裏持刀欲殺時便伸着脖項薛蟠也實不能下手  
只得亂了一陣罷了如今已成習慣自然反使金桂越長  
威風又漸次辱罵寶蟾寶蟾比不得香菱最是個烈火乾  
柴既和薛蟠情投意合便把金桂放在腦後近見金桂又  
作踐他他便不肯低服半點先是一冲一撞的咩嘴後來



金桂氣急甚至於罵再至於打他雖不敢還手便也撒潑打滾尋死覓活晝則刀剪夜則繩索無所不鬧薛蟠一身難以兩顧惟徘徊觀望十分鬧得無法便出門躲着金桂不發作性氣有時歡喜便糾聚人來鬪牌擲骰行樂又生平最喜啃骨頭每日務要殺雞鴨將肉賞人吃只單是油炸的焦骨頭下酒吃的不耐煩便肆行海罵說有別的忘八粉頭樂的我爲甚麼不樂薛家母女總不去理他惟暗地裡落淚薛蟠亦無別法惟悔恨不該娶這攪家精都是一時沒了主意於是甯榮二府之人上上下下無有不知無有不歎者此時寶玉已過了百日出門行走亦曾過來

見過金桂舉止形容也不怪厲一般是鮮花嫩柳與眾姊妹不差上下焉得這等情性可爲奇事因此心中納悶這日與王夫人請安去又正遇見迎春奶娘來家請安說起孫紹祖甚屬不端姑娘惟有背地裡淌眼泊只要接了來家散蕩兩日王夫人因說我正要這兩日接他去只是七事八事的都不遂心所以就忘了前日寶玉去了回來也會說過的明日是個好日子就接他去正說時賈母打發人來找寶玉說明兒一早往天齋廟還愿去寶玉如今巴不得各處去逛逛聽見如此喜的一夜不會合眼次日一早梳洗穿戴已畢隨了兩三個老嫗坐車出西城門外



天齊廟燒香還愿這廟裡已於昨日預備停妥的寶玉天性怯懦不敢近猙獰神鬼之像是以忙忙的焚過紙馬錢糧便退至後院歇息一時吃飯畢眾嬖嬖和李貴等圍隨寶玉到各處頑耍了一回寶玉困倦復回至淨室安歇眾嬖嬖生恐他睡着了忙請了當家的老王道士來陪他說話兒這老道士專在江湖上賣藥弄些海上方治病射利廟外現掛着招牌丸散膏藥色色俱備亦長在甯榮二府走動慣熟的與他起了個混號喚他做王一貼言他膏藥靈驗一貼病除當下王一貼進來寶玉正歪在炕上想睡看見王一貼進來笑道來得好王師父你極會說笑話兒

的說一個與我們大家聽聽王一貼笑道正是呢哥兒別睡仔細肚子裡麪筋做怪說着滿屋裡的都笑了寶玉也笑着起身整衣王一貼命徒弟們快泡好茶來焙茗道我們爺不吃你的茶坐在這屋裡還嫌膏藥氣息呢王一貼笑道不當家花拉的膏藥從不拿進屋裡來的知道二爺今日必來三五日頭裡就拿香薰的了寶玉道可是呢天天只聽見你的膏藥好到底治什麼病王一貼道若問我的膏藥說來話長其中細底一言難盡共藥一百二十味君臣相際溫涼兼用內則調元補氣養榮衛開胃口甯神定魄去寒去暑化食化痰外則和血脈舒筋絡去死生新



去風散毒其效如神貼過便知寶玉道我不信一張膏藥就治這些病我且問你倒有一樣病也貼得好麼王一貼道百病千災無不立效如不效二爺只管揪鬍子打我這老臉拆我這廟何如只說了病源出來寶玉道你猜若猜得着便貼得好王一貼聽了尋思一會笑道這倒難猜只怕膏藥有些不美了寶玉命他坐在身邊王一貼心動便笑着悄悄的說道我可猜着了想是二爺如今有了房中的事情要滋助的藥可不是話猶未完焙茗先喝道該死打嘴寶玉猶未解忙問他說甚麼焙茗道信他胡說唬得王一貼不等再問只說二爺明說了罷寶玉道我問你

可有貼女人妬病的方子沒有王一貼聽了拍手笑道這可罷了不但說沒有方子就是聽也沒有聽見過寶玉笑道這樣還算不得甚麼王一貼又說道這貼妬的膏藥到沒經過有一種湯藥或者可醫只是畧慢些兒不能立刻見效的寶玉道甚麼湯怎麼吃法王一貼道這斗做療妬湯用極好的秋梨一個二錢冰糖一錢陳皮水三盃梨熟爲度每日清晨吃這一個梨吃來吃去就好了寶玉道這也不值甚麼只怕未必見效王一貼道一劑不效吃十劑今日不效明日再吃今年不效明年再吃橫豎這三味藥都是順肺開胃不傷人的甜絲絲的又止咳嗽又好吃吃



過一百歲人橫豎是要死的死了還妒甚麼那時就見效了說着寶玉焙茗都大笑不止罵他嚼的舌頭王一貼道不過是閑着解午盹罷了有甚麼關係說笑了你們就值錢告訴你們說連膏藥也是假的我有真藥我還吃了做神仙有真的跑到這裡來混正說之間吉時已到請寶玉出去奠酒焚化錢糧散福功課完備寶玉方進城因家那時迎春已來家好半日係家婆娘媳婦等人已待晚飯打發回家去了迎春方哭哭啼啼在王夫人房中訴委屈說孫紹祖一味好色好賭酗酒家中所有的媳婦了頭將及淫遍略勸過兩三次便罵我是醋汁子老婆搯出來的及

說老爺會收着五千銀子不該使了他的如今他來要了兩三次不得便指着我的臉說道你別和我充夫人娘子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銀子把你準折賣給我的好不好打你一頓攆到下房裡睡去當日有你爺爺在時希冀上我們的富貴趕着相與的論理我和你父親是一輩如今壓着我的頭晚了一輩不該做了這門親倒沒的叫人看着趕勢利似的一行說一行哭得嗚嗚咽咽連王夫人並衆姊妹無不落淚王夫人只得用言解勸說已是遇見不曉事的人可怎麼樣呢想當日你叔叔也曾勸過大老爺不叫做這門親的大老爺執意不聽一心情愿到底不做好



了我的兒這也是你的命迎春哭道我不信我的命就這麼苦從小兒沒有娘幸而過孀娘這邊來過了幾年淨心日子如今偏又是這麼個結果王夫人一面勸一面問他隨意要在那裡安歇迎春道乍乍離了姊妹們只是眠思夢想二則還記望着我的這屋子還得在園裡住得三五天死也甘心了不知下次還可得住不得住了呢王夫人忙勸道快休亂說年輕的夫妻們鬪牙鬪齒也是泛泛人的常事何必說這些喪話仍命人忙忙的收拾紫菱洲房屋命姊妹們陪伴着解釋又吩咐寶玉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走漏一些風聲儻或老太太知道了這些事都是你說

的寶玉唯唯的聽命迎春是夕仍在舊館安歇眾姊妹了鬢等更加親熱異常一連住了三日纔往邢夫人那邊去先辭過賈母及王夫人然後與眾姊妹分別各皆悲傷不捨還是王夫人薛姨媽等安慰勸釋方止住了過那邊去又在邢夫人處住了兩日就有孫家的人來接去迎春雖不愿去無奈孫紹祖之惡勉強忍情作辭去了邢夫人本不在意也不問其夫妻和睦家務煩難只面情塞責而已要知後事下回分解

評曰

香菱改秋菱秋字遠不如香字可見夏金桂之不逼



且一改秋字香菱便遭屈棒亦是秋老苦枯之兆  
王熙鳳之挑唆秋桐是借劍殺人夏金桂之甘捨寶  
蟾是以新聞舊一樣行爲兩樣心思

紙人鎮魘香菱受屈爲後文砒霜毒人金桂自害引  
子

婦人諸病可醫惟妬之一字不死不休王道士療妬  
方不是胡謔是作者借此詼諧說透妬病

金桂之潑悍已寫得淋漓盡致迎春之受折磨必當  
明敘故卽於此回敘入

紅樓夢卷八十終

紅樓夢卷八十一

第八十回

洞庭玉希廉雪香評

占旺相四美釣游魚

奉嚴詞兩番入家塾

且說迎春歸去之後邢夫人像沒有這事到是王夫人撫  
養了一場却甚實傷感在房中自己歎息了一回只見寶  
玉走來請安看見王夫人臉上似有淚痕也不敢坐只在  
傍邊站着王夫人叫他坐下寶玉纔捱上炕來就在王夫  
人身傍坐了王夫人見他呆呆的瞅着似有欲言不言之  
光景便道你又爲甚麼這樣呆呆的寶玉道並不爲甚麼  
只是昨兒聽見二姐姐這種光景我實在替他受不得雖



卷五